

北調

國立北平圖書館
藏書

二卷
三期

徵求基本讀者

五千戶！

本社自發刊以來，深蒙各界踴躍定閱，截至現在，定閱者已逾千戶，茲為

減輕一般大眾讀者之担負，

更求普遍，以副本刊為供給

大眾精神乾糧之原旨，特自

七月一日起，舉行特價，凡直接向

本社定閱：

全年連郵 只收八角

以徵足五千戶為止，滿額後恢復原價，定閱從速！

北調月刊社啟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理論·原則·方案

再版出書

定價二角五分

△天津北調月刊社代售▽

拉丁化課本

定價約三角

拉丁化詞典

定價約一元

拉丁化論文集

定價約八角

以上三書，不日出版，同時預購三書

特價一元五角

上海拉丁化研究會出版部啟



我 們 的 話

一種人……………蔚(一)

大眾語的實踐問題……………雲(二)

臭虫……………天戈(四)

天災與人禍……………冰骨(五)

關於凌淑華與秦宣夫的國畫見解

……………張石帚(七)

創作與翻譯

勢……………樹華(一〇)

食部……………同華譯(二九)

北地(長篇連載)……………樹華(三五)

散 文 與 詩

生活在機車頭上的人

余荻君(三)

題未定

魏照風(三)

沒有什麼可失去了，現在

水今(三)

暗娼女

王東明(四)

綠 聲

怎樣開始學世界語

心草(四)

德國兒童與國社黨

丁寒譯(四)

小彼得

天戈譯(四)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及方言土話的研究專欄

關於新文字

魯迅(一)

插 畫 二 囚(木刻)

閻凱作



我們的話

一種人

在都市裏，有着愛學時髦的年輕人。

都市裏是有着一千種一萬種的時髦樣，世紀潮頭的衝激原可以在都市裏找到尖端。時髦風裏，生長了這麼樣的一種人：

一種人，他是自命為時代青年的，在這衝激的潮頭裏，他沒有工夫來認清自己的本質，也沒有想到為什麼潮頭打得這麼利害，而他，生活在都市裏，生活在千變萬化的時髦風裏，他就是這麼着每天吃飯愛時髦的。譬如說：

「年輕人應該看電影而且應該批評幾句粗線條細線條什麼的。」他也就這麼說着。

「年輕人應該懂得文藝的。」而他也會寫「都市是被不景氣籠罩着，」或是一「破產的農村呀！」等等，以自命為文學家的。奇怪的是，名作家的名字知道得特別多，而且很熟。

說起戲劇吧，嘿！「中國旅行劇團是×月×日到津。」「我現在在××劇團幫忙。」他會替別人

化裝，他會替舞臺佈景，真是戲劇的全才！

他真是無一不通無一不曉了，攝影，他有一架照相機，游泳，他有一件游泳衣，溜冰，他也有一雙溜冰鞋。只是今日學槍，明日學劍，十八般武藝，埋頭苦幹的自然會成一年少的英雄一，怕只怕朝秦暮楚，一事無成，雖然他自命爲時髦的時代青年。

客觀地說，有着一百二十分的理由說，年輕人的營壘裏是不需要這一種人的，雖然沒有直接地作爲時代的敵人，但却間接地作了潮流的障礙。潮流的前進真不易于測出牠的速度來，年輕人沾沾于不被遺得太遠（自然潮頭之尖端也大有人在）也是很費力了，埋頭苦幹原也不是易事，而自己不求本質之充實，反斤斤于趕時髦的皮毛，到頭來真不堪設想！

任何的都市裏決不缺乏這一種人的，現在。假使他們能夠找到一面鏡子的話，縝細地把自己分析，觀察，而再能對於自己真正有興趣的東西，埋頭苦幹牠三兩年（決不是三兩天或三兩月），還不難

做一個負起時代責任的年輕人一員；或是無聲無臭地學做一個平凡人，少給些潮頭前進的障礙，這還可說。否則，這一種人，願他們到平安的地獄裏去吧！

（蔚）

大眾語的實踐問題

討論大眾語的結果，大家一致公認了大眾語是：大眾聽得懂，看得明白，寫來順手的文字；大眾語不但反文言文，而且也反五四後不文不白的白話文；爲了要達到大眾聽得懂看得明白寫來順手的目標的，大眾語必須盡可能的使用大眾口頭上的活文字，和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了難學難懂的豆腐塊漢字。這是在理論上，我們對於大眾語的確定；但真正的大眾語，尚須待人們在這理論下的實踐中去批判地建設。

截至現在，大眾語的理論的確定，已經有了相當的時間，可是在這期間中，有了什麼樣的建樹呢？實際上是沒有相當的建樹，而且就連企圖實踐的，也只有很少不名的作家和新創的刊物。至於

名揚四海的作家和號稱文壇上的權威的雜誌，雖說在討論的工夫，也趁了趁熱鬧，但他們彷彿北平同仁堂怕走了風水不肯改變舊門面似的，始終沒幾個入肯冒險嘗試。當然，爲了維持讀者的數量，試着使用這種未經具體建設起來的文字，和尙未普遍的口頭語來寫文章，是不合算的。這，我們是不好說什麼。

然而你不名的作者試着走上大眾語實踐的路子吧，別說你一有錯誤（在這種情形下，是誰也不免有錯誤的）從而譏誚笑謔的大有人在！就是你的錯誤沒有被人發見，却也會有人說你的文字口頭化是淺薄！有的人更不問清紅皂白地，指責你是把文化水準降低了，說什麼中國的大眾都是文盲，就讓你把文化水準降到不能再低，也依然無補於大眾，再說作者有什麼理由放棄水準高的讀者！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把文字通俗化口頭化了，就是放棄了水準高的讀者。至於文化水準降低，似乎也不該由文字的口頭化來負責。這是誰也會明白的。我們覺得爲了建樹大眾語，同時也爲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基礎，文

字的通俗化和口頭化，也就是文言統一，是絕對必要的！只有爲了個人的利潤，才需要維持那目前相當多數的小眾的知識階級，才不肯這樣嘗試。現在我把某一權威雜誌的某一篇創作首段，譯成拉丁化，如下：

Zai xó'anshang dang zhrhodi latjan g'ngzho
Cyanfen liiang tuzho la zuixoudi guangwang
moshang dui'an cungnidi zhulinshao chengwei
ipian zuolaladi ginxuangshe sh, zhele insho
xobian giko shulangdi yshu, na nungxou chensh-
wngdi ty tedi fengpi iying namchenhendü dezho
inliao. Kosh kungki xuan sh zhrhodi xen, mun-
mundi, giao rhen gyozho siang zai ali, kyo in
meijou udi lianghuai, xunshendi pifu cwan zaodi
iao nao xua, ho in xansh-lindingdi siang gin
bizai tigo da zhengtingli. Our touzhen fengtanzho
xomian chuilai, chui zhouliao xoshuidi liamian,
kyo ie chui zhouliao rhendi lian, inwei nafeng
laidi bu sh pingchang ibandi insou weir, kyo fan
sh geng nuanxunxungdi tluan ling rhen bu'aidi
rhodu hi.

我看要不對照原文，就使對於拉丁化最熟習的人，也很難看懂吧？別說大眾！這真使我懷疑，他們心目中的大眾是些什麼人，討論和確定大眾語的理論是什麼意思？（雲）

臭 虫

論臭虫實不自我始；我的論臭虫，也不是要想附庸風雅。

好像是首創了幽默某家店的某名士，他，開張第一砲，便會談過了一大堆臭虫事。他首先是考據，舉出了這一家的臭虫會邀過御覽，那一家的臭虫又會怎樣怎樣。接着便說，如果一位高等華人，他家的沙發上鑽出了一員臭虫，那將會有什麼味兒。以後，又羅列出各種流派對於臭虫的觀點：高等華人會說在外國沒有臭虫；老硬死派會說臭虫代表中國的精神文明；帝國主義者會嫌中國有臭虫，而要求治外法權；我們的外交名宿會說中國已經肅清了臭虫，並以人格担保；一切等等；以後，又提出了我已經忘了的他們新名士派自己的意見。可惜文雖洋洋，總沒有說出了我們眼裏的臭虫！

我雖一點也不富，但也不是太窮，住的雖不是什麼華堂大廈，但在一家的新樓上，也並不算怎麼普羅，可是臭虫究竟還不肯赦免了我！今早，在自

己的床鋪下，便發現了三三五五的臭虫；而我的並非纖纖玉手，也會沾上了不少的血跡，真叫人又痛恨，又惡心，又哭笑不得！

臭虫，是一種吸血鬼，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有臭虫，也是不可諱言的。在外國有沒有臭虫呢？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了一個笑話。前年夏天，我在某租界見過一張宣傳滅蠅的傳單，上面第一句話便是『在中國蒼蠅最多』。這是外國人的上諭；如果出自高等華人及其徒子徒孫的口中，恐怕又要說『在外國沒有蒼蠅』了！論到臭虫，高等華人當然是說沒有。可是不管他們的話怎樣，某名士的刊物上會接看已有另文給我們舉出了實例；我雖不才，也會出過外洋，耳聞目見，臭虫也不是沒有的；可見天下都有臭虫——也就是天下都有吸血鬼！

臭虫這類小動物，真值得加給一句國罵：媽的！它不像螞蟻般地窮幹，也不像蜜蜂般地辛勤，而只有，一門地吮吸別人身上的血；並且，它們張下了漫天遍地的網羅，各各就近吸吮着各該處所的人們的血；而且，它們好像有點勢力眼，專跟窮人

鬧別扭，專想在窮人身上揩點油水！

如果我是位社會科學家，我頗可分析出臭虫的社會地位來。大約是布哈林講過，人間階級的判分，是在乎「生產關係上的地位不同，生產過程中的手段不同。」譬如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在生產關係中，有的坐着「役人」的交椅，有的却是「被役」的奴僕；在生產過程中，有的憑着勞力向自然界去發掘，有的却仗着優勢向別人身上剝骨吸髓；於是便形成勞資兩個營壘。臭虫在它與人之間的作用，便像資方在勞資之間的關係一樣，不過只有大小強弱急緩巧拙的不同罷了。

在夏夜，你輾轉反側地睡不着，又痛又癢，又出血，又放汗，又急又氣，那自然是臭虫做的惡；人間，紛紛擾擾，少數人花天酒地，大多數人沒有飯吃，齧樹皮，咽糠粃，挨凍受餓，投河上吊，奸淫擄掠，男盜女娼，不仁義道德，不忠孝節義，也都是基於有吸血鬼在！

人家說『道在屎尿』，我們說『道在臭虫』。現在的社會，形形色色，都是基於臭虫和臭虫樣的

事物之內在的動力而反映出來的。這其間，吸血作用，雖有一點不同，可是終於都要被克服的。

臭虫呀，你們吸了我的血，我要——我要用手指頭，一股腦兒把你們捻死！
(天戈)

天災與人禍

一般的說來，天災與人禍，雖然一樣地危害人生，但它們的來源是并不相同的：前者是自然的現象，後者是人為的惠害。但如果我們想一想：人類的生存，是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為條件的話，那末天災與人禍，實在又是二而一的。這便是說：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不但要消弭人禍，而且還要戰勝自然，使之不得成災。當然，在人類不知道某一自然現象，是於我們的生存發生災害的時候，而那種自然現象突然降臨，我們除了防止擴大和辦理善後外，是無從為力的；但某一屢次發生的災害，而每年仍坐視其成災，這我們就不便說它是天災，而實在是人禍了。所以為消弭某種天災，我們必須先從消弭為禍的人起。

其實，人類一切的作爲，可以用兩種鬥爭來概括：人與自然之爭和人與人之爭。前者便是征服自然，消弭天災；後者却是互競生存，排除人禍。假如我們再深問一步，爲什麼人類不拚全力去與自然鬥爭，而要分一部份力量去作互相的鬥爭呢？這原

因是由於人類的自私所致。我們的社會制度，過去完全是適應自私的，那就無怪人與人的鬥爭一天天地超越了人與自然的鬥爭，而天災也就永無止息地隨着人禍逐漸增加了。這，我們由最近的「祀孔」和「水災」兩件事上，是很容易認識的。（水骨）

學習，研究，實用世界語之最高導師

現代中文世界語辭典

發行預約

周莊萍 徐文 鄭竹逸 合編

本辭典之

詞數豐富 譯語正確 檢字容易

印刷鮮明 校對準確 裝訂堅牢

攜帶便利 編排醒目 附錄豐富

十大特色

定價低廉

本辭典九月中旬出版，預約延期至九月十日截止，定價二元五角，預約特價二元，掛號寄費在內。預約處上海郵箱二二七九號曙光出版社，樣張函索即寄。

關於凌叔華與秦宣夫的國畫見解

張石帚

大公報藝刊第三期有凌叔華女士的「我們怎樣看中國畫」。第七期有秦宣夫先生的「讀我們怎樣看中國畫」。凌秦見解懸殊，我覺得極有繼續討論的必要，但至今尚未見有繼續討論的文章，於是寫下了這篇，當然難免謬誤，仍請凌秦兩先生及讀者的指正。

秦先生有幾句話，說得極對：「……我以為最要緊的在勇於認識，放大眼光，客觀的研究中國舊有的成績，不要為因襲的成見或學說所矇蔽……」。但我讀完兩先生論文以後，覺得雖然都有極高的見地，至於「放大眼光，客觀的研究，屏除因襲的成見」以為兩先生都還未曾十分作到。當然我也負不起這個重大責任，只願把所知道的，分段寫在下面，貢獻給大家。

一、批評基準

國畫是繪畫的一種，繪畫是藝術的一個部門，我們應該先從批評藝術作品的最高基準去看中國畫，而中國畫的一切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不可僅在一個局部裏打筋斗。據一般藝術科學的論者認為可信的藝術批評之基準，大約是這樣：第一「批評家須得注意那樣作品中表現着如何的真實」，第二「那作品中生活真理是怎樣地描寫的」。前者是社會批評，後者是美學批評。就是我們在批評或鑑賞一種藝術作品的時候，第一應該注意到橫於藝術作品之根柢的「思想」，因為這藝術品內容的思想是藝術創作的生命，如果沒有這內容思想就不會有藝術，內容思想即是它那時代的社會意識，而一切意識形態是表現某社會或某

社會層之意志及風尚的，我們爲了理解這藝術作品，首先必須說明這作品中社會的意識恰是那一方面表現出來的。再顯明的說：人類精神的發達，不過是人類社會發達的反映，藝術的創作是人類精神的反映，是社會組織的產物。無論如何偉大的作家，沒有不和當代社會生活發生密切而錯綜之關係的，也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社會現象，爲了要徹底理解某種藝術作品起見，須將某種藝術作品之思想，自藝術的文字翻譯爲社會的文字，尋出可以說是某種藝術現象的社會學的等值的。第二我們應該知道藝術的內容是從他們時代的社會生活之真理而捉得的，然必須說明作家是怎樣將這內容表現在形式上的，方能於這藝術作品得到更真確的理解，因爲形式與內容是密切相關的，一定藝術的形式是適應着一定藝術的內容，形式之演化，是根於社會發達藝術發達之進行程度的許多原因的。也就是各時代的藝術創作的特殊風格，常常是在與表現於其中的社會氛圍最緊密的因果關係之中發現的；所以藝術的形式是藝術內容的記載符號，正爲了解它的內容也不可忽略了它的形式，同時又須注意這作品形式的美學價值，方能理解這作品的形式。

是以要想理解一種藝術品的全部，不僅注意那作品中表現着如何的真實，便算完了，是要注意那作品中生活真理是怎樣描寫的。

根據以上的基準去批評藝術作品，相信纔是客觀的研究，纔不會有什麼偏見。我們不應給與何等指令於藝術，我們不應向藝術說：「你必須遵守如此這般的教條與法典」，只應限於觀察每個歷史時代佔支配勢力的法則與手法如何發生，我們不應宣言藝術之永久法則，我們不應說「文人畫」與「院體畫」孰優孰劣，應該知道一切藝術作品都是適應於其時代，各個都不錯的，我們不應對藝術上的什麼流派特別偏愛或特別攻擊，應該知道藝術上的各種流派都是其社會進展的過程中必然的產物。

二、文人畫與院體畫

凌秦兩先生的見解差別，大概即是文人畫與院體畫的差別（所謂南宗北宗者）；他們自認爲是這樣與否不得而知，可是在他們的論文上給讀者的主張好像是這樣，而秦先生更用了西洋繪畫的眼光，來贊美中國古代的院體畫，（在這裡勿容多贅，讀過他們的論文的自然可以明白）。這顯然是都各有一種偏見。我們知道文人畫與院體畫都各有其特殊的風格，都各有其社會背景，都各有其高貴的價值，都各有其社會的機能，它們的產生都是由於它們的社會環境，它們的風格都是取決於它們的內容，而它們的沒落也都是由於社會心理的轉變。我們不能說那種好或那種壞，它們都是社會必然的產物。若以文人畫的法則去批評院體畫，或以院體畫的法則去批評文人畫都是謬誤，以文人畫或院體畫的傳統法則來批評現代的新國畫爲非正統派，更是謬誤，以西洋繪畫的法則來批評中國文人畫與院體畫孰優孰劣，也是同樣的謬誤。絕不可以拿那個時代或那個民族的藝術創作的法則去批評這個時代或這個民族的藝術品，也不可以拿一個流派的偏見去批評其他流派的作品。凌女士以文人畫傳統的法則來領導現代的中國畫，秦先生以西洋繪畫的法則讚美中國的院體畫，詆毀中國的文人畫，是都受了一種因襲成見的矇蔽，不是客觀的研究，眼光也沒有能够放大，僅是站在一個流派的偏見上來看中國畫；這樣總不會得着一個正確的見解。我們對於文人畫與院體畫在上述的批評基準上應該同等看待，不應該厚於此或薄於彼，二者在藝術上都有光榮的歷史與偉大的成功，同時二者與現代的精神已有着極大的矛盾。在下邊兩節裏，就應用上述的藝術批評的基準，給我們文人畫與院體畫一個檢討。

三，文人畫之內容與形式

所謂文人畫者，即是文人士夫騷人墨客的繪畫；文人畫始自唐代王維，王維是唐代的大詩人也是大畫家，所以他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自王維而後至於清代，文人畫是漸漸的繁榮起來了。這些文人畫的作

家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均是徘徊於統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士大夫階級；這種士大夫階級的經濟條件，一面剝削生產者以爲生活基調，一面被統治者剝削。雖然他們也是被統治者，但在他們之下還有一個更不舒服的生產階級在，使他們感覺自己的地位是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一個緩衝地位；在他們被剝削不很利害的時候，他們相當的可以以自己的地位爲安逸，在統治者剝削他們很利害的時候，他們可以藉下層爲題材而發揮其憤恨的情緒；但是，統治階級知道士大夫階級是如何可以影響統治者之全體的，便不能不想盡方法對他們加以種種的防範，這就使士大夫者流非常爲難，對上層抗不過統治者武力的高度壓力，既無力與之反抗，又不肯遽然服氣，乃適用魏晉以來獨善其身的清談故智，感染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跑出了人類社會以外；他們並不是忘情於社會，也絕對不是全無心肝的人，憤慨當時社會的齷齪卑污，而又覺得無可如何，所以，在無法可想的當兒想出方法，那只有避免一切與現實生活發生關係的文字語言及行動，只有隱遯避世。這也就是講士理斯所謂叛徒與隱者原是一種東西的理由。

爲文人畫作家之本質的士大夫階級之社會背景，既然是如此，他們就不得不走向消極的路，不問社會不談政治那是當然的事。他們的清談縱酒，清高自放，祖尙虛無，是必然的事。因此隱遯，避世，超然，出世與仙遊等思想支配了他們的心理。同時他們拿了吟詩作賦，琴棋書畫來消磨其煩悶的時間，在他們表現在繪畫上的也充滿了他們的情緒思想，（出世等情緒思想）。如果讀中國前代各家的畫論，在這些畫論上引用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爲繪畫的根底的，不知有多少。

從上所述，我們知道中國文人畫之內容，是出世一類的思想及情緒了，同時他們攝取了與這內容一致的形式，成功他們繪畫的特殊風格。王維山水訣云：「畫道之中，水墨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水墨是灰色，沒有刺激性，是不露聲色，不動情感，與清靜無爲，飄然物外的意味十分相合的東西，所以在文人畫的技巧上特別注重墨色，色彩不過是筆墨之助，今人還有所謂水墨畫者，也就是這個意思。

文人畫除去講求用墨，還特別講求用筆，這是文人畫作家們以象徵與寄懷的方法，把他們的情緒思想，貫注在用筆用墨及草木樹石上的，所以一點一畫都是含蓄着他們的全人格，在用筆的線條上是赤裸裸的表現出他們情緒的波動，所謂用筆之蒼老，古樸，清逸，峻峭等，無非就是寄托着他們的情緒與思想。

在用筆用墨上看出文人畫技巧的特殊形式，再就題材說，也是適應着他們特殊的內容；中國的繪畫，山水畫的地位最高，比起翎毛花卉人物來，幾乎可以說是文人畫的正統。這原因，一方面固然因為這中國大陸的地理環境，有那些崇山峻嶺，青山秀水的天然模特兒，而最大原因，還是因為文人士大夫者流與其社會不調，又感染了佛教道教的思想，隱逸，避世，仙遊，出世等一類的思想支配了他們的心，而這種山水畫正是對於現實的厭惡，逃避的一種最適合的表現題材。其他如花卉中之松，竹，梅，蘭，荷，菊，等，是象徵着清高隱逸等意味，於此可見文人畫的題材，是如何適應着文人士夫的心理。

藝術家和圍繞着他們的社會環境不調和而絕望的時候，就發生為藝術而藝術或個人主義的傾向；為文人畫之本質的文人士夫是與他們的社會不調，才避世的，所以，在他們的繪畫作品上是缺乏了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斷的意義，而有着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因為他們脫離了人類社會，向那渺茫的理想主義作孤獨的摸索，因之他們的繪畫作品不為一般人所了解，僅是他們少數人的消遣品，而具有個人主義的傾向。

總之，文人畫是在封建專制政體之下，文人畫的作家們（士大夫階級）與他們的社會不調，產生出為藝術而藝術及個人主義的一種藝術作品。這種藝術品技巧上的用筆用墨及其題材是適應着絕望，頹廢，避世的内容，也就是這內容為頹廢避世的情緒思想，表現在技巧上的也是頹廢的，避世的，令人看了不會興奮不會振作。

四、院體畫之內容與形式

院體畫始於五代，成於宋代翰林圖畫院之擴大，宋代畫院設待詔，祇候，藝學，畫學正，學生，供奉等職。這種制度的成立，即是對繪畫加上了一種約束，統治的上層，即靠了這種約束，去取得他所需要的繪畫。自盛唐之際，佛畫轉入新風格，山水畫取得獨立地位，其他部門亦有並行的發展，於是繪畫脫離了宗教的附庸，日漸發達下去，轉而為士大夫社會層的所有了。於此之際，站在士大夫社會層的塔尖上之宮庭，想集中一部分與宮庭趣味相切合的藝術，留為享受；於是翰林圖畫院的科舉制度成立，院體畫特殊風格產生。因為這種制度和畫風結合於宮庭，所以制度也不能隨便擴大，畫風也不能盡置自由，朱壽鏞說：「宋畫院衆工，必先呈稿，然後上真……」。先呈稿本，不稱上意，便被塗去，或別令命思。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對於院體畫的特殊之內容與形式，即可知道是表現着統治上層的宮庭享樂的趣味與風尚。

統治上層宮庭生活，自然是豪華富麗無所不至其極。自唐及宋，當承平之際，樓閣苑囿之興，宮闈歌舞之盛，不但建築外觀翻新花樣，即人物姿態亦必異於往昔，因此他們的繪畫就不得不切合於這種窮奢極麗的宮庭的趣味與風尚。

適應于這種統治上層的意識形態及生活趣味的繪畫技巧之特質，約有如下兩點：（一）「形似」，這種「形似」非同於寫實主義，非同於純視覺的繪畫，是古典的形似，有莊麗華麗的意味；畫者絕不敢放逸自得，終日沈潛于計寸計分的工作，宋李薦說：「屋木樓閣，恕先（忠恕）自為一家，……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規矩，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這是統治者社會層的趣味與風尚，使一般繪畫作者，盡偏促於這種「形似」，因為表現那種華麗的趣味非求「形似」不可，描寫如瑤台閬苑仙女仙童一類的青春不老的幻想，或隋煬帝唐明皇一類的宮庭享樂的故事（畫院多以此類為題材），非用這種「形似」的技巧不可。（二）「法度」與「師承」。宣和院人韓拙說：「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又說：「夫傳古人之精粕，

遠前賢之闡奧，未有不學而能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為己格。」他的話大約可以代表院畫一派的作者，從可知他們是如何的固守着傳統的謹嚴的法則。院體畫不重個性的創造，個性創造自由放浪是對上層的不敬，爲了奉承上層的歡喜，只好承襲已經受寵的畫家之法度。

五、文人畫院體畫與現代精神之矛盾

西洋的印象派及後期印象派，以曾受過東洋畫的一點影響，於是努力於國畫的人們即大喊：「西洋畫歸化東洋了。」野獸派風行以來，又使這些人們更有所藉口，說什麼：「中國畫在現代藝術上得到勝利。」以爲國粹的中國畫將無條件的在世界上大放光明。然而實際上印象派與野獸派的繪畫與中國畫比較起來，實仍有天淵之別，印象派與野獸派並不是受了中國畫影響才產生的，而是西洋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一般陰鬱，資本主義組織之急速分解，各社會層之分解沉淪之過程，個人失去生活常軌的不安定的狀態，喚起個人主義神秘主義之流行的一種繪畫，即所謂純粹繪畫者。然均不外是一種類廢的藝術；這種類廢的藝術，正好與中國的類廢的文人畫有同樣的步調，不過它仍是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它在現代的藝術上已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爲我們不需要那種類廢的藝術。

在我們這時代裏，最低限度也得有積極的人生觀，因爲我們需要生存需要競爭，尤其我們正在資本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生命沒有保障，若不盡力掙扎，連飯就沒得吃，那有閒工夫再去弄那所謂中國固有國粹的琴棋書畫呢？琴棋書畫是當時隱居的文人士夫騷人墨客消磨他們的無聊時間的消遣品，和現在的馬將牌有同等意義，在我們人類社會極不安定的當兒，恐怕是不容許再去搞那一套，似乎是不應培植那種消極類廢隱逸出世的個人主義的思想與情緒。而這種文人畫的作風既是一般類廢的文人之藝術作品，於現代的文化之進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在這個時代裏沒有再提倡文人畫的必要，絕不可以用文人畫的規度來

領導現代的繪畫；現代的繪畫是需要創造新的技巧來表現現代新的內容。如果是一般繪畫作者仍在文人畫的因襲傳統的法則範圍以內，去作那抄襲模仿的勾當，我們應站在藝術批評最正確的原則上，指示他們的錯誤。

文人畫是與現代的精神矛盾着，而院體畫也是同樣和現代的精神有着矛盾。但有人以為現代的藝術是需要忠實的技巧，院體畫是求形似的，因此院體畫在現代藝術上是有無上的價值的。其實院體畫的技巧是比較形似而已，若較之西洋寫實主義的技巧，仍是差之甚遠。而且我們知道院體畫是統治上層御用的一種藝術，是威權的，是貴族的，作者是替上層來製作的，他們是有一點奴隸性。這與現代的精神如何矛盾，自不待言。

六，不應泥于古畫規度領導現代繪畫

讀了「我們怎樣看中國畫」，即可知道凌女士是以文人畫因襲的偏見來看現代作者的繪畫。如凌女士所云：（一）氣韻生動，（二）佈局，（三）用筆用墨，（四）畫題落款，（五）不求形似，與畫盡意在，等等無一不是文人畫傳統的法則。我們現在把這些法則與現代精神矛盾之處寫在這裏：（一）「氣韻生動」這是文人畫的根本思想，滕固先生曾說過：「氣韻生動，為吾國往昔最高的藝術觀。……其淵源所自，從易理以及老莊的思想演化而來……」這種渺渺冥冥的思想是不能夠指導現代的繪畫，當可不言而喻。（二）關於中國畫的佈局，凌女士引證了前人的幾句，如：「……作畫者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等到落筆之日，必是窗明几靜，焚香左右，洗手滌硯……」凌女士也說：「中畫最高的目標，便是要畫盡意在，講到畫品亦以神品逸品為尚，……」在這幾段話裏，很顯明的表示出這種繪畫的作者是高人隱士之流，不是深入社會的人所能作得到的。試問現在還有這樣的人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裏

還需要培植這種出世思想的人生觀嗎？（三）「用筆用墨」是文人畫的特徵，用筆用墨的技巧正是適應於文人頹廢的避世的個人主義的內容的，這種技巧不能表現我們現代人的思想與情緒。（四）在畫上題詩落款，也是文人畫風格的特徵，即是凌女士所謂三絕者，這種三絕的風格到現在一般努力於國畫的人們還奉爲金科玉律，其實僅是殘留着這種三絕風格的一個空空骷髏架子，因爲現在的這些國畫家都不是那種文人與書家。這種三絕的風格在畫面上表現着放縱與了草，正是適應着風流名士的脾味。畫品詩格書法之清絕人寰，是極顯明的出世思想；因此我們便知道這種三絕風格在現代的藝術上是絕難承繼的。（五）畫盡意在與不求形似是文人畫成功的必要條件，因爲求形似必工整，工整即拘束了用筆用墨，使筆墨不得放浪自由，便傷害了所謂在「酒酣意放」生活之下的藝術作品（文人畫），不求形似而意在形似之外，就是所謂畫盡意在，形存神亡之意。現代的藝術固然不一定全要採取寫實主義的技巧去追求形似，然至少不需要這種消極頹廢的文人畫的「不求形似」與「畫盡意在」的法則。此外凌女士還說：「……趙子固的水仙，管仲姬的墨竹，金冬心的梅花，幾百年中無人可以比擬，我看專精一樣是中畫家的特點，也是藝術家應走的最正確的途徑了。」果然這是最正確的途徑，則畫家一生的精力，僅是學會了一枝隱逸的菊花，或一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或出世思想的山水，或一種太白行吟與淵明採菊的人物，那是和現代人的生活隔離得多麼遠啊！凌女士說：「可見繪畫的沒落，只是後人沒出息吧了。」豈不知中國畫的沒落並非後人沒出息，實是社會的變動使之如此。後人沒有前人那種生活環境，硬要摹前人的畫，雖以畢生精力，也不過僅學會了點皮毛。總之，若是拿過去文人畫的法則來領導現代作的繪畫，是並非藝術的正確途徑。

七，不應拿一個流派的偏見去批評藝術史上派別的優劣

在上邊已經說過：「我們只應限於觀察每個歷史時代佔支配勢力的法則與手法如何發生，不應宣言藝

術之永久法則，只應努力于研究爲藝術歷史發達之條件的永久法則，不應說文人畫與院體畫孰優孰劣，應該知道一切藝術作品都是適應於其時代，各個都不錯的。』可是秦宜夫先生却以西洋繪畫的法則贊美中國的院體畫，評擊中國的文人畫，茲逐條加以討論：（一）『形到了好處，神也就隨着來了』，這是秦先生駁凌女士『形存神亡』的一句話。『形到了好處，神也就隨着來了』，這顯然是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只顧形式，忘記內容，假使內容不充實的話，就恐怕不會有什麼藝術作品吧？而『不求形似』係文人畫的特殊風格，絕對不可以拿西畫或院體畫之『形似』去責備文人畫。要知道惟有這『不求形似』才能充分表現出文人畫的內容思想。關於這，在上邊已經說過，茲不多講。（二）『比例』是西洋繪畫慣用的法則，秦先生却拿來度量中國畫，然在中國繪畫史上無論怎樣求形似的，是沒有像西洋畫那樣可以捉得『自然』的各種比例。（三）『直線曲線得其均衡』，這也是西洋畫慣用的法則，秦先生用以批評中國畫說：『再如希臘人藏宋人花鳥……沒有一條線是抽象的是離開形的，曲直方圓恰到好處，雖然我們覺得牠處處有力，但缺乏誇張，做作，賣弄的毛病』，又說：『……覺得邊壽民給我們的只是一點墨色，除此而外都是『吃味』『技巧的賣弄』……』，這樣以西畫法則斷定圖畫派別的優劣，似乎不妥。（四）『……中國人對於人體美因爲種種的關係，不幸而忽略過去……』，秦先生竟以中國不會如歐洲之研究人體美爲不幸，却不知人體美是不適應於中國禮教之邦。又解釋張氏畫論說：『就是說不僅能畫一近似真物的輪廓，還要注意牠的骨格構造……』，秦先生或將要責備中國畫過去沒有講求解剖學吧？（五）秦先生又贊美宋畫說『這幅確是藝術發達完成時期的作品，驚人的現實主義，鳥，枝，葉，無一物不是對自然逼得緊緊的。』是想以西洋現實主義抬高院體畫的價值。（六）文人畫三絕的風格，我們不應說它好或壞，它是歷史的產物，而秦先生偏說：『……硬把畫降作文學的婢妾，同時他們又不專從詩上發揮，硬要拿詩來作畫的註腳……』。這是不贊同文人畫之詩書畫綜合的藝術。以這種偏見看文人畫，是絕不會對文人畫有了認識。

八、文人畫與院體畫之沒落及新的繪畫之萌芽

「藝術之內容與形式是隨着社會組織之變化而變化，而形式又是依屬於內容；」「藝術作品題材之變更，也是隨着社會組織之變遷」。這是藝術歷史發達的兩個法則，在中國的文人畫院體畫當然也不例外。

中國自外資投入以來，便必然的，使中國的社會基礎根本動搖，同時使中國固有的社會意識變質或沒落，而發生新的社會意識，引起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保存的封建并宗法思想一個大的動搖。因為外資投入以來，在中國經濟方面發生了關係，由這種經濟關係，使中國不得不了解外國思想體系之究竟如何，於是最初有「同文館」之設立及「洋務實學」之提倡。而在繪畫方面也漸多有西洋畫法，迄至於今，以致中國繪畫方面有了幾種派別，約略可分三大派：（一）模古派，（二）中西調和派，（三）純粹西洋畫派。模古派到今日猶有不少的人們，純粹學西洋畫者更是日見其多，而中西調和派也漸漸的有了相當的發展。中西調和派始自清初焦秉貞與郎世寧，相當的繼承了中國的古法，相當的採用了西法，確有可觀的成績。廣有為會很同情於這派畫法，而對模古派發着牢騷說：「中國畫學至於國朝（清朝）衰微極矣！豈止衰微？至今郎邑無聞畫人者！其遺餘二三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精粕，枯筆如草，味同嚼蠟，豈復能傳後，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又云：「墨井（吳墨井）寡傳，郎世寧乃出西法，他日嘗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講之，當以郎世寧為太祖矣。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家應遂絕滅！國人豈無英絕之士，應運而生，合中西而為畫家新紀元者，其在今乎？吾其望之！」其後這派的畫家，果然隨着中國社會劇烈的變動而更多起來。

近今院體畫幾乎絕跡於中國，所殘留的也不過僅是一點餘波。而專門致力於中國文人畫之研究者，在

他們的作品上，不知不覺的也變質了；如吳昌碩，齊白石，潘天授，王一亭等諸先生是一般研究中國畫者所尊爲國畫的代表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已經不是純粹的中國文人畫之本質，固然他們能十分利用毛筆，水墨，及紙張一類的中國固有之繪畫工具，又十分能攝取古代金石文字的線條之效率；可是他們在這固有的基礎上，建起新的樓閣，或多或少的意識着西洋繪畫的某項意義的。再其次如高劍父，徐悲鴻，林風眠，趙望雲等諸先生，更是很顯明的採取了西洋繪畫的方法，應用於中國固有的繪畫，給中國繪畫一個大的革命；尤以趙望雲爲最顯著，他能以固有的方法與西洋的方法，組織起時代的意識（看了大公報上他的農村寫生的畫便很明白了）。這即是新國畫之萌芽。這也就是中國社會的變動，給中國繪畫的一個必然的結果。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革命的勢力漸漸雄厚，社會思想起了劇烈的變動，影響在各種藝術上，都有大的變動，而中國的繪畫藝術也隨之變動。西洋的各種繪畫如漫畫，油畫，水彩畫等在中國畫壇上奪取了霸權（這大概是西畫技巧可以描寫現實的緣故吧）。因之中國固有的繪畫也變質而爲新的國畫了。

我們固有的文人畫與院體畫，將隨着中國社會的動搖而沒落，這其原因是社會動搖，一般人的思想及情緒起了變化；變化到現在的一般人思想及情緒，若是拿固有文人畫或院體畫的技巧來表現是絕不可能的事；固有的文人畫或院體畫的技巧是適應着當時頹廢的文人及貴族階級之思想與情緒的，是與現代的精神正矛盾着的，也就失其爲社會意識組織者的機能了。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動搖以致文人畫與院體畫必然的沒落。

總之，中國文人畫與院體畫之沒落是社會的變動使之必然，新國畫之產生也是現代社會必然的產物，這不是那個人主張這樣或那樣，就可實現的，是社會的力量使之必然。不過泥於國粹保存的畫家們動輒評擊新派國畫曰：「無筆無墨」或「不中不西」，新派國畫誠然是無筆無墨，不中不西，然無筆無墨，不中不西就是壞嗎？實在說，新派之無筆無墨正是所以能表現現代的精神，固有文人畫之有筆有墨正是所以必

然沒落的因素。

我們知道新國畫是剛剛萌芽，當然還非常幼稚，與舊國畫比較起來還像是小孩，當然趕不上老人的成熟，但是老人快要走到坟墓裏去，小孩却有很大的希望；新國畫在藝術造詣上之不充實與幼稚，我們絕不能否認；如趙望雲先生的作品，還距成功很遠，他在技巧上是採取西畫寫實的手法，仍是用着中畫工具，以這種工具去努力寫實的技巧，也未必能作到，這確是極應注意的問題。那麼新國畫到底怎樣完成呢？這當然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以我之淺見是這樣：（一）如果不走向寫實主義的路，仍願保持着「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形式來表現現代的精神，那必須把文人畫類廢的詩意改為現代積極的興奮的詩意，必須創造適應於現代內容的技巧；至於工具也或需要相當的改造。（二）倘願走向寫實主義的路子（無論什麼寫實主義），那須採用西洋畫法，大為改造國畫用具，方克抵於成功。這僅是我的兩點小小意見，貢獻給大家以作參考，並祈指正。

世界

(La Mondo)

中國目
前內容
最豐富
的世界
語月報

內容
有國際及國內世界語運動的消息，給準備學習及初學世界語者的指導，以及各種讀物。

文字
漢文世界語並用，已懂世界語者讀了果然有益，不懂世界語者讀來也覺有趣。

報費
全年十二期，大洋五角，郵費在內。另售每期連郵大洋六分。

通信處：上海郵箱二二二號

在××紙煙製造廠的地下室裏，光線總是那末暗淡，彷彿有意把室內的一切，都由人們的視線藏匿了似的。多年的潮濕，給四週的牆上，生了好多黴迹，黑白相間地羅列着，在潮濕的地上，惡濁的霉霧和尼古丁混和的空氣中，坐着好多年紀參差的女人們，在一聲不響地，匆忙地揀着由半乾的黃色菸葉上，向下剝梗子。她們彷彿都給尼古丁麻醉了過去，沒有人抽手去抹汗或者開口說一句話，甚至咳一聲短嗽。室內祇充滿着和耗子偷吃東西般的縷縷聲音。門口黑暗裏站着一個眼裡閃着兇光的漢子，板着面孔在向她們巡視。他在蒐尋她們中間是否有人偷懶。在她們這一羣，他不管是一個至上的皇帝，加他平日的冷酷狠毒，所以在背地裏，她們都叫他閻王。他雖給她們目為可怕的閻王，但她們中間却很有人得機會就去巴結他，買他的歡心。這使他得意之外，更忘形地摧殘她們了。

當閻王退出去後，室內嚴肅的空氣，立刻弛緩下來，人們開始用衣襟擦汗和談話，工作也沒有方才的緊張了。

「趙姐，叫俺們老丫補小媳婦那缺的話，您給頭兒提了沒有？」坐在東北角上的劉大嫂，用底襟擦着向嘴裏沖去的汗水，跟身左旁的一個年紀二十四五歲，寄得頗有點俏媚的趙月梅說。劉大嫂知道趙月梅跟監工有交情，她和趙月梅住一條胡同，時常着見閻王黑更半夜里去趙月梅家；雖說她想得到監工去趙家作的

是些告不得人的事，眼裏瞧不起小趙的無恥，甚至在背後還譏誚罵她，但小趙既能代她跟監工說情，她便收拾起一切要求，幾次陪着笑臉央告她了。

「提是提過了，那里那末容易？」小趙的臉赭紅了一下，說話的聲音也比較低些。

「是呢，小媳婦爲什麼不來了？」坐在劉大嫂身右旁的，新寡的張李氏，插進來問。

「下工偷東西，給監工查出來革了！」小趙白了寡婦一眼。

正因為遭了人家的白眼，張寡婦心裏有點不痛快，却不妨坐在身右旁的院隣魏五子用胳膊肘有意地碰了她一下，一面還以目示意，彷彿責備她多嘴。這使得張寡婦越法難受了。她雖在那里剝着菸梗，心却總彷彿有事般地放不下。她並不是和被革的小媳婦有什麼親屬關係，實在是耳朵裏風聞得一些小媳婦被革的原因——那她自己不久也要遇上的原因。

黃昏下工後，張寡婦已經給疑懼煩擾了半天，再也忍不住了，便開口問魏五子：

「小媳婦到底爲什麼被革？」

「爲什麼，爲她要添孩子了！」魏五子很氣忿地說。

「廠裏不是答應添孩子給二十天假嗎？」張寡婦的臉色，驚得有點慘白了，滿臉上的污泥，也遮不住。風聞而且正懼怕着的事情，給魏五子證實了，怎能不駭怕呢。

「給二十天假叫你添孩子？別做夢吧！那是騙人的！」

「爲什麼？……」

「爲開廠的多賺錢！」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魏五子年輕力壯，心裏除了有點氣憤，並不知道她的話觸動了別人的心事，所以越氣憤，兩條小腿越加勁地向前走着。她的同伴，雖不是不憤恨，可現在她的心完全給失業的恐懼駭呆了。

，腿腳有點發軟，只是機械地跟着魏五子走罷了。

黃昏的熱風，捲着沙塵和街巷的喧鬧，掠過她們的身旁，她們一點都不注意，儘自走走……

後來，張寡婦又給奢望逗得有點疑惑起來，便又趕上一步，拉住魏五子：

「那末說，開廠的可這末規定幹麼？」她說時兩只充血的眼睛，直瞪着同伴的嘴巴，彷彿在乞求它別再吐出使她受驚的話來。

「爲的敷衍黨部和外人！你真個給你實行？不等你到時候，看見你肚子大了，就先找碴把你革了；小媳婦還不是一個例！」

沉默又把她們的腳步聲，送到了耳邊。

張寡婦眼裏含上了淚。

到了家，張寡婦也沒像往常似的張羅着做飯，一頭扎在炕裏，痛哭了起來，彷彿肚子裏積下了幾百年的冤抑，一下子全要傾吐出來那末的。她先只是怨恨開廠的狠毒，口裏喃喃地咒罵着，後來又轉念到給汽車撞死的丈夫。

——丈夫要活着，自己就被革了，也還有個依靠；現在除了一個只會滿街追人討錢的明子，一個親人沒有，偏肚子裏還有個孽障！這要是被了革，可怎麼辦呢？……自己去廠裏當女工，還是明子的爸三番五次央人，請朋友喝了三回酒，等了半年多，才換上了個；如今沒了明子的爸，憑自己會找到女工當？……

她越想越心窄，哭得也越痛切。室內的炎熱，她一點不覺；天漆黑了，明子還沒回來，她也沒心腸去理會。想到丈夫，她就恨起汽車來。

「王八兔崽子們，才坐那倒霉的嘟嘟車！」

明子的爸是拉車給汽車碰傷死的，那坐車主只給了十塊錢。後來還是她跪着求人家，又借了八塊錢的印子賬，才把他埋了。從此她本打算省吃儉用地把賬還清，再過兩年，能够趁着年輕力壯，積下幾個錢，拉扯大了兩個孩子，自己老來也好不受罪了，沒料到眼前又遇上了這宗倒霉事。

——魏五子向來不說瞎話，可開廠的就那末心毒意狠！也許小趙說的對，小媳婦作賊才被革的；自己沒有偷過東西，也許不要緊，何苦事先這樣急呢？

她這樣自解自慰着，便不再哭了，同時她的理智給激情解放了後，就以爲真個爲添孩子給廠裏革了，也不是躲在家裏一哭便能够得到開廠的什麼憐憫。於是她想起進廠時丈夫託的那個吳伯伯來，如果事先去再央告他一回，說不定他能給再想法子哩。

「媽，我餓啦。」明子一進門就嚷，一面用泥手擦着臉上的汗珠。

「哼……」張寡婦沒心地應着，下炕來燒飯。

窮人家伏天夜裏向例不點燈，明子嫌黑，到門外去等，在那里儘自弄得一天僅能討來的五個大銅元嘩楞嘩楞地響。

竈堂裏的火光，照見張寡婦的臉上，雖說依舊慘白瘦削，但比原先稍微有點生氣了。兩只哭腫了的眼睛，却給孩子瞥見。

「媽，你又爲麼哭？」

「媽沒哭，是土迷了眼睛揉的。」

她把臉背了過去；頑皮的明子偏跑去，見媽的臉上又掛下了兩粒淚珠。

「媽，」明子的聲音也有點哽咽了：「你不說有我就不想爸嗎？」

「媽不想爸。」張寡婦用衣襟抹了抹汗水和淚水：「好孩子，回頭吃了飯你好生看家，媽有事要找你

吳伯伯去。」

竈堂火熄了後，黑暗又整個地吞沒了張寡婦和她兒子。

二

從吳伯伯那里領教來的辦法是打胎。這，張寡婦却不能同意。

——自己懷的本是遺腹子，要到是月添下來，孩子本身，就能告訴人家自己的貞節；別說半路上打下來造孽，叫人怪心痛，就是寡婦打胎，傳出去也太不成話呀！（她臉紅了一下）那不是跳了黃河也洗不清！誰會原諒你是怕失業才打的胎，誰能不譏笑你寡婦有了孩子，怕人恥笑才打胎！自己還有臉活着……

沒等走到家門，張寡婦又流下淚來：

「不信我的命就這末苦！」

三條黑影子，打魏家出來。

「張孀，你這是上那兒去來？」

「沒上那兒；到我家坐坐。」張寡婦連那兩人是誰都沒看清，有點哽咽地搭訕。

那三個却不客氣，彷彿正是要到她家來似的，就跟她走了進去。

三

談話總彷彿不大得勁，人們都像各有心事般。見張寡張今個特別不愛說話，魏五子便猜她有了什麼難事，於是撩撥地問：

「你又在想張大叔吧？」

一提到丈夫，張寡婦把抑制着的傷心，又提了起來。

「人已經死了，淨傷心有麼用？」那個矮子叫陸彩珠的說。

「再說又不是年輕，沒恩愛够，可……」愛談諧的張如鳳，胖一點的那個笑着說，打算把室裏的嚴肅空氣改變一下。

張寡婦本能地赧紅了臉，隨着旁人的笑聲，把嘴角皺了一下。終於好強心使她爲辯解她並不是在想丈夫，就將事情全盤告訴了她們。最後她很興奮地說：

「我不能聽吳老頭的話，那還有臉見人？」

「吳老頭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混蛋！」魏五子老是那末大氣：「莫非當女工的就沒權利添孩子！」

「有權利你去添哪。」張如鳳的圓臉上，又給笑紋佔據了。她並非對於事情不關心，不過天生樂歡談諧吧了。

陸彩珠半噏地在張如鳳肩上拍了一下：

「狗嘴裏再也吐不出象牙來！人家說正格的哩，淨胡鬧。」

「正格的，咱們早該起來爲小媳婦去請願，可劉大嫂趙月梅她們那起子漢奸又怎麼辦？」張如鳳故意做出把笑含在口裏鼓着嘴的姿態，兩只眼瞪着小陸。

「可咱們也不能爲幾個漢奸，就任什麼不辦了！」魏五子的話一出口，就像從嘴裏噴出了好多彈子，把每個人的心打得都感覺到壓迫。「咱們要明白，這不是小媳婦一個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我沒說這是個人的事啊；我也知道這年頭個人不聯合大家，什麼都是白鬧。可怎麼辦呢？」張如鳳的眉頭也皺了皺。

只睜着兩只驚疑的眼睛，看一看這個，又偏着頭看一看那個，一晌沒有說話的張寡婦，起初是給她們

的談話把她打入了五里霧中，現在却彷彿多少知道點她們說的是什麼，趁大家在沉思的工夫，插進來問：

「你們又要罷——工?!」

在張寡婦的盯視之下，魏五子微微點了點頭：

「請願要不成，就得罷工！不的話，開廠的怎會知道咱們窮女工是有力量的？」

「這——怕——不……」張寡婦害怕得有點口吃了。

「真是奴性根深蒂固啊！」這又是張如鳳說的，使得張寡婦本能地把頭低了下去。

「小鳳個小丫頭子，淨嚼舌根子！」陸彩珠用力捶了張如鳳一拳：「話不是那末說，這是大家夥的事，又正是你張嬌眼前的難題；罷了工就不能叫開廠的把小媳婦收回來，也能叫他們知道咱們不都是聽人擺弄的泥人！對咱們，尤其對眼前張嬌你，再想拿那樣卑劣的手段對付，多少就得想一想！說正格的，你真該來參加哩。——再說這除了爲眼前你自己，還爲大家夥和後人。」

魏五子笑着點了點頭：

「張嬌是怕開廠的都把咱們革嘍；其實用不着害怕，只要咱們幹，咱們能得到全世界的工友們來援助！」

室內又沉默下來，只有蚊子的嗡嗡，明子的鼾聲，和遠方傳來的汽車叫聲。

張寡婦始終沒有把眉頭展開，這時彷彿皺得更緊了。

「明兒就開大會吧！」魏五子突然又堅決地說：「今晚咱們去通知人們。」

「連小趙那婊子也通知嗎？」張如鳳向外走時，又做了個鬼臉。

「看你還嚼舌根子！」陸彩珠推着她的脊背，大家出去了。

四

遠遠的雞聲啼過了兩遍，張寡婦却依然沒睡着。她整個地陷進困難裏了。

——打胎是行不得的，不打胎加入魏五子她們，可鬧不好不光被了革，還許給抓了去坐獄！……若真抓了去，該怎麼辦？——自己怎能跟魏五子她們比，她們都是年輕的姑娘，無牽無掛，又有爸媽照顧；自己還有五歲的兒子，這要被抓了去，叫兒子去靠誰？……爲添孩子被了革，自己還有人在，兒子還有個依靠，憑自己去當老媽子，也不見就餓死，這不比幹罷工強多？

——可是自己還要添孩子，平日又沒積下錢，還欠人家一堆賬，被了革要緊接着就添孩子，沒錢怎麼辦呢？……帶着孩子能當老媽？……看來坐着被革，也不是活路……

想着想着張寡婦又爲難的落下淚來；可是發狠打算不再想了睡覺，腦子偏又有點不受她支配，儘自做怪。她賭氣地坐起來，用手抹了抹額上的汗水，靈機一動，忽然想起占卦來。黑更半夜那里去找算卦的先生，於是她便把明子白天討來放在炕頭的銅子，拿起了三個，跪在炕前，面向着窗戶，虔誠地默禱了一番，隨手把三個銅子扔在暗角裏，口裏祝告：

「……如果叫我坐等被革，一把摸着一個，打胎，摸着兩個，罷工就全摸着。」

事情偏湊巧得很，張寡婦跪爬着摸了三次，在第三次不多不少却摸着了兩個銅子。她失聲地叫起來：「打胎？」

氣餒地搖了搖頭，她把神明的指示又給取消了。

——小陸說得對，爲小媳婦的事鬧罷工，並不是爲誰一個人，是爲的大家夥。小媳婦爲添孩子被了革，該多末難受；自己正跟小媳婦走着一條路，爲什麼不該更急地去鬧？……鬧罷工不見就危險，上回廠裏鬧罷工，雖說有人被抓了，可開廠的也答應了不少的條件哩。……這年頭那里都有鬧罷工的，人們不是常說？……要是光有危險，沒有好處，誰那末傻願鬧罷工呢？……要不，明兒去試試……萬一給抓

了去，不是自找罪受？爲大家，爲後人，誰肯爲別人去自找罪受？……

「可是小陸魏五子他們爲什麼呢？他們還是些沒出門的姑娘，莫非也都有了孩子？胡說！（她自己也笑了）人家沒孩子要添，還那末熱心，自己爲什麼還該害怕？自己去參加，最霉頭也不過是被革被抓，不參加不也要被革受罪？……人家眼前沒有被革的由頭，人家爲的是大家夥，爲的是一個理字，自己就該讓人家不拿理看待，也不去爭？……這說起來還够人……」

想到這里，張寡婦動了氣，一下子從炕上跳起來，口裏嚷着：

「我爲什麼就該讓人不拿理看待？我一定去爭，一定去……」

第二天中午歇工的時候，有人跟張寡婦告訴，小媳婦因爲生廠裏誣捏她作賊的氣和沒錢調養，產後和孩子一同死了。她聽了很果決地說：

「別把這着做小媳婦一個人的事，這是開廠的對咱們大家夥的無理！咱們該爲理去爭！」
這一天歇工後，張寡婦笑着去參加了魏五子召開的會議，而且她沒有緘默着。
散會的時候，她看月亮對着她笑。

一九三五，七，二十重修

本期因稿件擁擠，致與原來預告者不甚相符，希
讀者與作者原宥！

——編者

貪鄙

Sarredin Aini 作
同 華 譯

審訊手續滿滿辦完了。那個沙萊亞(等於大理院——譯註)的大法官和糾查宗教事件的首席大法官，還有其他的幾個王家朝廷的台柱，也都滿滿審問過了。如今已有流言傳說不久就要把他們當眾庭審，受到他們那應分的懲罰。

有一大群羣衆聚集攏來，圍在關着這班犯人的宅子週遭。大家實在是等得不耐煩了，如今都急切候着這班惡人承受勞苦羣衆的嚴厲審判的時間來到。這班惡徒在先把大家虐待得太久了；這班人在先犯過千百種蔑盡天良的罪案；這班人曾經灑過無辜良民們的殷血，破壞了成千成萬的人家，糟蹋完了成千成萬的生命。——還僅僅在最近，一班窮苦的人們還只是絕望的呻吟着：「啊，老天，到幾時這班殘暴的吸血鬼，這班：法官，執政，首相也將自己早在公衆前受審判處置呢？……」如今作爲勞苦羣衆協同意志的勝利的結果，他們這班惡人自可親眼見到這種志望的實現。

那個沙萊亞大法官，如今已被帶出監獄，帶到以前他的父祖幾代住過的宅子裏來。民衆激動極了。大家猜想那大法官顯然是要被弄到從前他簽過許多受壓迫者勞苦者的死狀委任書的同一地方受訊。

不管守門的衛隊們是怎樣堅決的將羣衆驅趕回去，還是有幾個觀衆企圖擠進去。……雖是擠進了，却沒見裏面有什麼審訊的動作。只有幾個蘇維埃官員在忙着製列財產清單。其中一個大概是首領，把一大串鑰匙陳在前任大法官面前，說道：「你把你的地窖和箱櫃滿都開開，再把你那積了五十年的財物——呈給我們查看。」

還未遵辦這個命令以前，大法官極其婉轉的乞求那官員給一支烟捲他吸。他在吸烟的時候，還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吸引大家諦視那飛升着的煙霧，然後又向那官員說：『我是在吸着一支烟捲，你可見到了，老鄉！現在你無論如何總不會懷疑我也是一個平民了。願老天降福給你們，還盼望你把這事儘可能的傳播開。也許老天會慈悲的稍微減輕我的懲罰。』

『我會把這事傳給大家知道的，你可以放心，』那蘇維埃官員說。『好了，還是讓我們料理正經事情罷！』

大法官開開了他那貯藏室的門，他隨着那官員進去時，馬上注意到門眼側邊置有一雙舊鞋。

『望老天賜給你們更大的財富，老鄉！』他央求道，『不過也讓我拿上我的這雙舊鞋罷！你們親眼可以見到我的這雙都已穿成破片了。我一走路時它們就從腳上飛開，跑在我的前面。』

『好罷！』那個官員說時俯首瞥視他的腳。

大法官樂得活像一個拾到一隻金缸的乞丐。他穿上了鞋，又隨手把剛剛脫下了的塞進大衣；舉手向天，念了一篇爲這個蘇維埃官員和他的同胞們祈福的禱告。

他們開開了第一間塞滿了盛着金銀條棒碎金塊的箱櫃。這個官員將每件東西都細細記上，列成一紙清單；繼又將這些箱櫃全都封上，把鑰匙交給管理員。

他們隨即踱進另一室裏。富麗的氈毯，鋪滿了地板。在一角內立着一隻木質的櫃子，裏面盛滿了革命前鑄的錢幣和博克哈萊的制錢。

『這些都是五十年來從泰札基斯坦的窮苦人們的血汗裏收刮攏來的，』在場的一位這樣申說。

他們又踱進另一貯藏室，裡面滿堆着齊到天花板上的鐵籠的箱櫃。在一隻裏面陳有許多嵌着鑽石紅寶石的金銀質杯子，這些都是博克哈萊最好的工匠製出的工藝品。有一隻櫃上打着標記：『爲殿下朝覲皇帝

宮庭之用預備的。』在另幾隻內盛着許多貴重的婦人們的裝飾品。……再以下的一些箱子，便都是裝滿了奢華的衣裝，綢緞，從博克哈萊和世界各國運來的各色花樣的天鵝絨料，金織的錦緞。這些算來統統要超過一千樣不同類的物品。

在一隻箱上置着一條裹頭巾，顯然是繞好了預備戴用的，陳在一隻白毛絲綾的座面上。一瞧見了這個，大法官便又不安了。

『請再給我一件惠贈罷，老鄉！』他乞求道。『賜給我這一條頭巾罷，我頭上裹的這條已髒得不像樣子了！』

那個蘇維埃官員復又應允了這一件。大法官將頭巾裹在頭上時，喜得手指都直發抖。……然後，他又把那舊的一條圍在腰上。只是因為這條太長了，他繞了幾個圈子才纏到末端。他旋得是那末迅速！同時他因接到這兩件贈品，是歡喜得這樣利害！那付樣子簡直使得旁觀的人們以為他是在舞蹈了。

待到件件東西滿都點查清楚了，還是將他帶回監裡。末了他重又請求那個蘇維埃官員把他吸過紙烟的故事傳給大家知道。

那個官員將大法官的財產清單遞給書記，請他謄抄幾份出來。那書記將這清單瞥了一過，便嚷道：『這個守財奴該從庫里拔那里刮起了多大的一筆財產呀！』

『庫里拔和這全不相干！』有一人反對說，『我本人就是從庫里拔來的。不過在那兒我從來就沒有一天能够說是「吃飽了喝足」過的。』

『他能够收到這麼多的財產，是不足以爲奇的，』又有一個人說。『好在，這一切還是歸到正頭主手上了。——現在只有一件事情讓我困惑不解。這人明天就要受訊了。就說他有一百個心，千思百計的，

也沒有一個能夠逃得了勞動大眾的公正審判。如今他既是也曉得這一頭了，爲什麼他乞到了裹頭巾跟鞋子，還要把那穿戴舊了的一份仍然收檢起來呢？他還要那有啥用？」

『常言道：凡是牯牛，就到臨死他也要偏直的瞪着眼睛的。』那個蘇維埃官員說。『那也就是富人的貪鄙。這個貪鄙該是爲那大法官收割了多麼大的一筆財產呀！那也正是這種貪鄙驅策着他去灑盡了人們的血，把他們劫到不剩一片麵包屑。也就是這種貪鄙把他引到這步田地，使他來承受到他所應分的懲罰。他怎能够離開它呢，就說一天怎樣？這班儘嫌世界太小不够鑿足它的貪慾的眼睛，只配伏在墳墓的灰堆裡求鑿足去。』

沒有什麼可失去了，現在

水 令

伙計們！現在

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失去了，

還有什麼呵，

除了我們的鎖練！

我們除了陷下去的眼窟窿，

我們，家中的田產已經賣盡，

除了突出的顴骨，

我們，身上只剩下皮包骨頭和突出的筋，

除了枯瘦的雙手和着根根青筋！

街頭露宿的老人和兒女已經奄奄待斃，

伙計們，起來！

肚子已經是三年了沒有吃飽半頓。

讓壓迫者在我們面前發抖罷！

早先，沒收了田地和犁鋤，

現在，

如今就是錘頭也交還了廠主——那喋血的人。

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了，

還有什麼？

除了自己的鎖練！

一九三五·五·

生活于機車頭上的人

余荻君

嗚——嗚嗚，機車駛進了黑夜。

夜是迷茫的，那一片黑暗，一片死寂，一團團的樹叢奔向後方去，近處遠處的村莊燈火，搖搖地，家室之溫暖感撲上心來，機車也耐不住這襲來的陰影，嗚——！

伸長在前面無盡頭的是星星在鋼軌上的閃爍，看看兩條鋼軌向左轉入了，而機車奔到那裏時，依然是兩條閃爍的鋼軌，靜靜地躺着，躺着，那些被輾過的呢，却和無數的人生驛站，一同靜靜地被遺在無盡期的世紀裏。

黑夜行車是全憑駛機人的經驗和智慧，經驗可以減少職務上的注意力，有智慧的駛機人更可以去驚破沉入夢境的大地和人們的。生活于機車頭上的人，伴着單調而有節奏的引擎擊搏，和煤塊的爆裂，數不清的日子和旅程，是擯拒于記憶外的。不

是嗎，爲了集中注意力于前路進行的安全，那裏有閒心情去細數一寸一分的行程？

夜是沉沉的，駛機人唯一的慰藉，却是瞧瞧同伴熟睡的姿态和紅綠燈光的信號了。想着同伴熟睡後的飽滿的精神，而正當自己疲乏了的時候，那禿劉一定會來拍一拍自己的肩膀，用了蓋過機車聲的喉嚨，在耳邊叫起：

『去找你的婆娘吧！小李！』

接着他還要瞇一瞇他左邊的毛眼，接着他就注意于速度表和里程了，而小李却可以拖着工作剩餘下的身子，暫時離開了沉沉的黑夜。

小李生活于機車頭上，已竟八年了，當時憧憬于機車前進的雄姿，那不可抑止的龐然大物，世界上還有什麼力量能比上機車的偉大？牠帶着歷史的和現代的使命，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從邊僻的

城市，到邊僻的城市，通過大山，越過大江，也穿過廣漠的平原，這些都是小李內心的引誘。假使能控制機車的行止，那是多麼偉大的工作呵！

小李生活于機車頭上已竟八年了，記得第一次駕駛了長長的列車，衝過廣闊的原野時，內心的喜悅真是值得驕傲呵，一個站跟着一個站都被遺得遠遠，站頭的信號都爲他而變色，衝着前路，大山谷大橋樑，機車吼着，平安地平安地過去，機車前進的雄姿活畫在時代的記憶裡！小李滿臉沾着煤灰，嘴角浮着不可一世的英雄味。

小李生活于機車頭上已竟八年了，他到過橙花香飄滿的南國，那燃燒着熱和力的南國，他到過旖旎的中原，他也到過冰雪滿鬚的塞外。一段段一段段人們的熱情，和不同的氣質，小李的感受也真的不同了，他聽過

『小李你真有力呵，幹！』

『小李你不要家嗎？有家是幸福的呢，哼！』

『小李真有你的，我可來不了呵！』

這些話，臉上老是浮起笑臉回答了的。

小李有了太多的機車生活了，八年是一個悠長的時間呵，純理智壓下了聰明人暫時的感情，而單調的生活又會翻起富有彈力的舊痕，記憶裏的稜角却是模糊地鮮明呵！小李時常微笑在沉默裏：在機車駛過星星和月光鋪滿鋼軌的時候，在曉風晚風吹打着煤屑的時候，在同伴禿劉夢裏說着嚙語的時候，八年的歲月到底沒有把家的意識剝落盡呵，眼跟着日和夜的過去，但眼睜着紅綠燈光的信號在一片模糊裏出現時，有規例的理智的長軌，強制你打起精神來，年輕的小李原負着機車前進的責任呵！

同伴禿劉是一個有趣的傢伙，生活于機車頭上也有年數了，滿臉顯着與生活搏擊的條紋，滿臉飄着北方男兒特有的剛愎味，頭是禿的，破舊的黑呢制帽，擱在腦杓上。禿頭決不是表現出他的智慧用盡，却正是更表彰他智慧的剛強，他沒有家，家是零落在夢裏了。繁忙的工作是他生活的憑藉呢，但當他把機車駛進靜靜的黑夜時，在輪子拍着鋼軌發出節奏，他禿劉常常哼起

那裏是我的婆娘
那裏是我的家鄉
哦家鄉被別人一口吞下
我的婆娘呀紅綠燈光

啞——啞，紅的是鮮血呀

綠是希望

前面是綠燈呵

我衝過——嗚！

禿劉順手按了按機車的汽笛，嗚——，哼着的
調子跟着機車一同停在站上。

行車決不是一樁容易的工作！

廣闊的路基，平鋪的軌道，這一節節都是第一批築路者的血汗和功績，那些揮動鶴嘴鋤的影子，那些滿挂着泥漬的黝黑臉，一和斜陽裏的輕風，烟似的一消失在黑夜的記憶裏。這是可悲的，踏着人們的背脊而安然地渡過了深淵，有誰會記起腐爛在水底的白骨？

有一次，機車前進着，小李和禿劉忘掉了替換

的休息，沉沉的黑夜裏，他兩人爲了這個問題的研究，沒有結果而浮起了嘆息！

軌道築成了，平靜地躺着躺着。打平了山巖的險惡，山右的村落可以直通山右了，打平了急水的波濤，車過時急湍湧在脚下，二十世紀真是征服自然的劃時代呵，而在征服者昂然的姿態裏，隱藏着不可說的聰明人的智慧和成功，駛機人小李和禿劉的嘆息哪！

迎面向耳際飛過來的微風裏，機車的雄姿出現于原野邊，風過去，漏下了易消失的對話：

——我想向鋼軌的靈魂揮着帽邊了呢。

——八年的歲月以後還拖着長長的尾巴的。

一個沉默後：

——到那一個驛站可以看到紅變綠綠變紅了？

——鋼軌的靈魂自己該會動手的吧！瞧猙獰的

世界零落在夢裏的時候。

——無盡頭的前路呵！

——啞！

嗚——嗚嗚，禿劉順手按了按汽笛。

一九三五夏，天津。

題未定

魏照風

夏天。灰白色的陰雲蓋着大地，遮去了太陽。院落裏的一棵大槐樹，送來不少風涼，更加是在陰雨之前，屋子裏也較格外來得幽黯。正當這種時會，又在這靜靜的週遭，確是適宜於某一種人用來「構思」的時候了。

一張書桌佔了這屋裡最顯明而最重要的地位，上面一堆堆的文藝書籍圍成個長圈兒，在圈裡散兵線式的放些文具原稿紙之類。整齊兩個字够不上，但也不算怎樣紊亂，總之，這正像一群未經訓練成熟的兵丁，手脚有時欠點靈活。桌的右端，放着一座石膏裸體女像，擺在後面的各色各類的書籍，却成了很好的屏風。每逢屋中的主人正在構思而「創作」不出來的一剎那，他常是不知不覺的望向這個女像，來找些「靈感」作為寄託。不過這往往會生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幽情，擾亂了他的思潮。於是：

一張張團縲了的原稿紙，便如同炸彈似的丟進了字紙籠。

關於創作進程中所必要的設備，除了一張書桌，其餘的陳設總要造成合乎創作的環境，這確是經過了一番苦心的。每逢他在「布局」或者「定題」時，叨着煙悠然自在的踱着方步，一面欣賞着自己一手完成的裝置，不覺逸出微笑，但是多一半到最後還是一字寫不出。

「創作之路」在他看來終久會走到的，只要不斷的「向上爬」。所以他一天天的在屋裏踱着方步，不，爬向他的路程！有時會不免心煩，可是想到為如今寂寞的文壇開出一兩朵奇葩，便又非得重新舉起步伐，繼續他那團縲原稿紙的工作。

他的「工作」不能否認的總有一個相當計劃，每天從公事房回家，在距離晚飯的三小時內，定為

「創作時間」。譬如四點走進書房，那麼在七點以後才能進餐，在這時間內，完全和「人間」隔離，以便安心於未來的貢獻。好在他的家庭簡單，一位夫人，兩個僕役。夫人在丈夫的條件限制之下，要得孤零零的度過一百八十分鐘，這整段的時光多半是消磨在她的「咪咪」身上。

像這樣謹嚴刻苦的紀律生活，已經有了不少時候。他不斷的數着方磚，數着鐘擺的「滴答，滴答……」，每天限定的三小時，便輕俏的溜了過去。有時候他幾乎什麼也不想，一心只惦記時候到了好吃飯，飯後和夫人談談天，再有充分的睡眠，第二天從頭幹起。這樣，每天他像是都有個「新的開始」，由開始到結束，差不多是以吃飯做爲焦點。

夏天也難得遇到陰涼的時刻，他覺得這天的頭腦特別清晰，因此從公事房回家，便興奮的計劃着要開始他的工作。按習慣先要踱一會兒方步，踱來踱去的就把當天的印象都回憶出來了。他想起午間看見一隻狗伸長了舌頭喘息着，路旁的樹蔭下，酣睡着許多熱晌的苦力，他們都敞開了胸脯，好讓自

己更舒適的打呼。大車的前把也朝天仰着，驢子暫時的離開了羈束……像這些很可以聯貫起來，成爲一篇類似「夏天即景」的文章，他想着，更爲起勁的來回走動。

「再不會落空了吧！」他不覺喊出聲來，於是便坐在書桌前面，攤開了原稿紙。

說起做文章總是起首難，他有了一些「靈感」的引子，却苦於沒法下筆，「應當怎樣辦呢？」他蹣跚起一隻腳來，一上一下的搖動，陷入於沉思的狀態。

「還是先定出題目吧，有了題目便容易確定內容了，免得像跑野馬似的想入非非！」先定題目，也算是他平常創作的一種步驟——雖然他尚未創作出一篇！於是他由於靈感的潛伏，轉移到規定題目方面去。

題目最好是一個字或兩個字，用極經濟的手腕表現出通篇文章命意的所在，這便是好題目。「對！」他猛然在桌上拍的一聲，像是有了一些題目：「哦，『夏天』，這兩字好不好？範圍來得更大些，

可以從樹蔭下睡覺的苦力，寫到他們在烈日下的奔波，汗一滴滴的流……，不，這題目不很驚人，並且內容也平凡，最好來些險筆警句，如同黃河決了口，人在水中漂，夫在樹上吹，死屍的臭味……」他想到這兒，又有些爲難了，水災的「實況」僅僅是從報紙上看到的，一點沒有實際的接觸，寫出來一定離開了事實，不深刻！他搔搔頭皮，睇視到桌旁的女像，那一塵不染的裸體，顯出娉婷，苗條的身段，從迷人的酥胸起，然後歸到雙肢間那隱伏着人類生命之源泉，無一處不惹起人們的遐思，他的整個心靈就如同懶洋洋的一朵雲，飄向遠去——不是向着那一片汪洋的災區，是墜進一種迷惘！

「這些題目還是不妙！」他自語着，否決了自己所定的幾個題目。索性離開了書桌，又開始：踱步。

他望望牆上的時計，滴答滴答的，創作的時間已然過了一多半，不免有些焦急，可是他覺得今天的靈感不如往常枯燥，便稍稍心定了些。「今天也許會做成一點東西吧！」自己鼓勵着。

他徘徊着，忽然剽的一聲，窗台上落下一隻隔宿的小甲蟲，亂撲亂跳着。他下意識的走了過去，順便從桌上抓起一把尺，猛然擊下去，那小蟲經不住重創，翻身跌在一旁，四肢和雙鬚不斷的抽動，翅膀兒一顛一顛的拍出陣陣臭氣，像這樣的繼續了兩分鐘，全身突的一抽，便完結了。——可是臭氣依然停留着，不時衝進他的鼻孔。他呆呆的望了一會，用力一吹，這隻小屍體便滾落下了地。

意外的刺激使他腦海又起了些變化，他看看地上的小虫，輕輕地嘆息着，「呵，『小甲蟲之死』，這不是很好的題目嗎？最好作一首輓歌吧！」他默默的仰起頭來，擺出詩人的姿勢不巧臭氣又衝過來啦，他連忙捂住鼻子，走向門前，院中不知什麼時候光灑灑地下了雨，風吹動了樹枝，一陣涼氣隔簾襲進，他不禁打了一個冷戰，想這也許是犯了小小的罪惡後，一種心理上的反響吧！

他搜索枯腸的爲小甲虫作輓歌，不幸「文思」不聽調動，所想出的零亂的斷句，又接不上岔來，有的又似乎不合身份。他正是困在輾轉吟哦之間，

覺得肩上有有人輕輕按了按，回頭一望，原來是夫人抱着咪咪站在背後，她是從隔壁輕輕走進來的。

「還直是苦絞着腦汁幹嗎使呀？晚飯已經預備好了，快去吧！」

「你……你……」他說不出口，看着夫人親密的樣子，只好暗中惋惜自己苦思得來的一點靈感被打斷。

「看你這樣子，成天神魂顛顛倒倒的也不見寫出一篇，怪吃力的，我都替你難受！」

他不做聲，只微微的繃着眉頭。

「我看咱們也不缺吃缺穿，你拼命的想寫稿子，爲的是賣錢嗎？真是何苦來哪！」

這都是搔到了他的痛處，真的，「爲什麼要創作？」他自問。同時看夫人在一旁微笑，又領略到一點說不出的滋味。

「我的創作爲的是貢獻呀，只怪自己的生活太不豐富……」這算聊以解嘲。

「好了，好了！」夫人打斷他的話頭，她曉得他又快要發牢騷。「你慢慢地往下作吧，天才終會

發展的！」

他得了夫人一句類似安慰又似鼓勵的考語，心中稍微鬆了鬆，露出一絲笑容。咪咪似乎覺得這是討好的時候了，一掙身跳到地上，在牠主人身旁團團的打轉，咪咪咪的叫着。忽然牠發現了什麼似的，便躡了過去，用爪撥撥那隻小屍體，嗅了嗅，似是有點不合味，搖搖尾巴又跳開了。

「你看，方纔打死了一隻小甲蟲……」他指給他的夫人看，「我想最好做一篇輓歌吧！」

夫人嗤鼻又吃吃的笑出來，覺得丈夫天真得可憐，「那麼，你完成了嗎？」她輕輕地問。

「哦……沒啦，句子倒有些，不過題目還沒定！」

「題目還沒定？」夫人不覺脫口學了一句。

「是的，題目最難定，尤其是對於小甲蟲。不瞞你說，爲的是「彌補」自己的過失，我想這篇東西要做得沉痛，深刻，而且要合乎身份些！好不好你替我想個題目呢？」他偎近夫人的身邊，懇切而親密的將嘴唇向她臉上印了印，誰知她格格地笑開

了，用手向外一甩，想躲開她……。

猛的花啦一聲，石膏女像從桌上直摔下來跌得一個粉粹。這盆兒真使他動氣，一面跺着腳，一面亂喊着：「這……這……這真糟！嚇，都是你把牠抱進來！」牠氣衝衝的向着夫人，差不多要落下了淚珠。那隻闖了禍的小貓咪，看着情勢不好，咪的一聲蹣出去了。

「咳咳，你何必動氣呢！我倒想出一個題目：『石膏像與小甲蟲』你寫出來，不是一篇好文章嗎？」夫人抿着嘴，喘息着。

暗 娼 女

閃耀的燈群下現出她一個蛇形，
像一朵櫻花擺着一臉春風，
一隻媚眼一片賤笑迎着行人，
有人擦過就輕飄出一串肉香。

鴉母隨在身後做一個監督，
或牽着纖手像法警捉着犯人，
只準臉色在人前變，
不許離開更遠的一步。

「對了，可不是麼，這正是一篇好文章，不過這題目還不妥，字數太多啦！」他苦笑着。

「得啦，消不了氣再吃飯去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夫人笑嘻嘻的將他向外推去。

他一邊走一邊想起：「有人說一個作家要產出有生命的作品，必得實地去感觸。今天的一切，不正是實地的感觸了嗎？」可是他接着又想到一個問題：「爲什麼感觸不像一把鑰匙似的，一下子打開被封鎖的靈感呢？」

二十四年八月十日脫稿於北平。

王 秉 明

午夜帶一雙失眠的眼
奉迎着殘酷的有錢主，
一杯酒送上去到唇邊；
一隻手伸過來摸一下腮上的苦笑。

頑強的撲抱壓倒在牀上，
有時也訴苦與稍和善的顧主，
偶而遇見了安慰：
「幹甚麼就得吃甚麼苦！」

VERDA VOĈO

聲 綠

怎樣開始學世界語

心草

『凡世界上的開明人類，都有傳布世界語的責任。』（吳稚暉語）這是大家都已公認了的真理。因為世界語的通行，不但足以實現『今天下書同文』（孔子語）和『世界語引導人們以進於天國』（託爾斯泰語）的理想，而『中國人用世界語，可以促進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蔡元培語）更是眼前擺着的事實。隨着時代的猛進，世界語更具有了偉大的使命和社會的意義，更成了推動歷史的車輪和聯結新生的動力之強大的工具，所以每一個時代青年，絕不能不馬上取得這種工具，應用這種工具，以肩起他的重大的使命來！

常常有許多青年，雖然認識了世界語的重要及其優點，可是沒有勇氣，又不知道怎樣去學習，徘徊瞻顧，終是一場幻夢，這真是可惜的事！爲了打破這種難關，現在且說一說着手學習的步驟。

我們要學世界語，有三種途徑好走：面授，函授，自學。第一，在中國的各大都市，差不多都有同志們辦着世界語學校，你如果有這種良機，最好直接去學，三兩個月的努力，便會結出很好的成果來。

第二，如果本地沒有學校，或因不便入學，那有一個最好的法子，便

是加入函授！在上海，有上海世協主辦的「中國世界語函授學社」，設在上海卡德路永平坊十四號，教授都是些頗有成就的先進，所偏的講義十分明有趣，批改課卷，答覆疑難，都很認真。你如果要加入，就請把學費五元寄給該校，他們便會陸續發給你十冊講義，指導你去學習。畢業期間原定六月，如果努力的話，則很可提早，有阻礙的話，還可以延長。此外，你還可得到一份中國目前內容最豐富的世界語月報 *La Mondo*（世界月刊）。

如果你要完全自學，那也很不難。首先你可以買一冊「世界語初級講義」（樂嘉煊，中文說明，九角），或「世界語捷徑」（鍾憲縣民，中文說明，一元），或是「世界語全程」（開明版，盛國成，中文說明，一元）。這些書，在北平上斜街十五號中國世界語書社，天津大胡同南洋書店，上海卡德路永平坊中國世界語書店，以及各地開明書店，都可買到。買到後便可以自學無阻了。同時你可以再花五角錢，寄給上海郵局信箱二二三二號世界月刊社，定一年的 *La Mondo*，那裏，可以指示你許多

路徑，報告你許多消息，多數的中文，自是你可以看的，少數的原文，你不久也就可以看了。過不多時，你便可以買一冊小字典，如「漢譯世界語小詞典」（周莊萍編，開明出版，定價八角），再買一點書報，那麼，再進一步，便是你的成功之路了。——常說「萬事起頭難」。但學世界語起頭便不難，起了頭更不難了。這里且只說一點開頭的準備，以後再談學習上應當注意的事。你如果要學，千萬不要遲疑，只要有熱情，有精力，成功是指日可待的。

朋友，不要忽視你時代的任務，更不要丟掉這個好工具——世界語！

Sin Wenz

上海最近創刊的拉了化月刊，
每期三分，全年三角五分，本
社代售代訂。

北調月刊社啟

德國兒童與國社黨

丁寒譯

德國各都市的勞働者街，目前正陷在極端的沈默中。但是這不過是表面的平靜而已。德國勞働者對於國內實行的一切事業，特別是對於法西斯蒂制度，是有着明確的意見的。下面譯出的，說明德國勞働者的生活的材料，即蘇聯特派員就東部德國某大工商業都市之勞働者街的兩個國民學校之兒童所調查的結果，即其拔萃。

德國小學兒童之調查

調查所用的質問紙，包含着關於失業及其他家庭生活之種種項目，作文則係以徵求兒童對於自己之生活，及周圍之環境的意見爲目的而施行。材料爲十歲至十四歲之男女兒童的答案，計四百七十張，作文二百篇。

全體兒童之七五%爲勞働者之兒女，其餘爲小資產階級層之小孩。作成答案的全體兒童之父親五

%爲失業者，其大部分已兩三年來無事可做，僅得到一點微薄的失業津貼，且有些已失業四年了。其母親之二三%或在家庭幹點什麼小職業，或則充當傭婦（充他人之掃除婦，及其他）此外出了學校門的青年人中，亦有多數之失業者。

首先就住宅條件而言，得到下列之數字：即回答關於住宅質問的兒童，爲四三〇人，其中二六五人（六一、六%）是住在勞働者街之黑暗的非衛生的街角裡之連房裡的。

四三〇人住着的房間數，爲五九七間，即每一住宅有一・四間房，而這數字且包含着靠街路的大公共住宅，故住在連房裡的勞働者所有之Apartment，只好認爲裡面僅有一個房間了。

一一〇個住宅沒有走廊，出入口都是由樓梯的，二五三個住宅沒有便所，設有浴盆的僅有二九處

◎全體住民之數爲一九三〇人，每一間房平均住有五個人，此外還得把寄住者加進去——因爲大體上各家庭都是把房間出租的。

一一〇家族之小孩，連自備床舖亦沒有，都與父母或其他家人睡在一起。

以上就是德國無產者之典型的住宅情形，而這也就是以都市之裝備自傲的國度的實情。這裡還得附帶說明的是，這個調查的部分，還決不是屬於最下層的。住宅條件比較更悲慘的都市及地方還多得很。這兩年來，勞働階級之住宅條件更是愈趨愈下了。法西斯蒂「解放」了幾千幾萬的住宅，確是事實，那就是把這些住民都塞進牢獄裡面去了。

失業勞働者因爲付不起房錢，照例就要和家族一道被逐到街頭來。而這種被逐，總是很平穩地，不會惹起什麼亂子地在發生着。其結果，無家可歸的一大羣，塞滿了各個宿泊所，充滿了停車場以及公園等地方。自殺者之數及犯罪也就隨着增加了。依兒童之生活及其環境的例子看來，被失業及法西斯蒂襲擊着的幾百萬德國勞働大眾之生活情況

，已活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一聽到兒童口中的說話時，便知道他們對於法西斯蒂之階級的內幕，是很理解的。

現在請先聽少女們在說些什麼罷：

女孩的意見

「希特萊會答應我們說，過了四年，就會要好起來的，可是我們還是餓着肚皮呢！我希望他不只是一句話，真的要馬上使我們好起來才好。」

「失業的人這樣多，真不是一樁好事情。我的爸爸很少事情做，總賺不到幾多錢。燃料又漲價了。牛油價錢也步步高，所以我們總是吃着頂便宜的人造牛油，人們都蠢得要命，不選舉好一點的人，我真想起難過。」

「我們住的房子是很不衛生的。太陽一點也不進來，壁上都生着黴。可是別地方的人，倒住着很闊氣的單幢洋房，並且他們每個人都有一間房。這樣，比五個人住一間房，當然對於身體要好多了。」

我母親是在家裡幹活，可是就拚命地做着，也只能得一點點錢。我們呼吸着惡濁的空氣。工錢一週一週地少了下來。爸爸已失業兩年了。有錢的人總是輕蔑失業的人的。有錢的人的錢，要是是大家的話，恐怕沒有失業的人罷。」

「我的爸爸已經失業四個年頭了，我們小孩子，吃不到一點好的東西。衣服鞋襪都破了。窮人們住在骯髒的連房裡，有錢的人却住着漂亮的房子，這真要不得。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實在太多了。有錢的人有着很大的工廠，沒有錢的人得到一點失業津貼，還歡喜得了不得。」

「人類有兩個階級，真要不得！窮人們都能够豐衣足食，那要到什麼時候呢？這樣的時候，沒有麼？」

「新政府太橫暴了，國社黨殺了人的時候，總是瞞着不作聲。有錢的人，總有四間到七間房子，

可是失業的人，就只好在馬路上睡覺，這太不公平了。

我最痛恨的事情是：

一、住房太狹小。一家人沒有兩間以上的房子住，實在不好。

二、失業者太多。

三、房東驅逐付不起房錢的失業者。

四、食品價錢太貴。

五、國社黨殺死許多人。」

「……每年須得捐錢給教會，可是教會一點用處也沒有。牧師總是說「上帝會救助我們」，可是上帝到現在還沒有救助我們過。失業津貼費只有一點點，失業的人到了週末，就只好嚼硬麵包了。」

「要是勞動者從始就團結的話，國社黨恐怕不能組織政府罷。」

「我們鎮上從前有過免費的宿泊所，可是這間

宿舍所現在已關閉了，鐘的一角上，有一間小酒店，酒店老板現在把櫃檯搬到一邊，在這裏設着吊鋪，沒有地方睡覺的人，到這裏喝上一杯酒，就可以在這裏睡覺。」

「勞動大眾不團結不行！要是團結了恐怕要更好些罷。」

「勞動者什麼權利也沒有。」

「什麼時候會好起來呢？爲什麼人們（勞動者）不能團結呢？」

「我們出了學校門之後，恐怕也要變成失業者呢！」

「你們都是大腹便便的，可是我們老是空着肚皮的。這是什麼道理？我們很想知道這個原故。」

男孩的意見

十二歲到十四歲的男孩的說話，也同樣地表現着因長期的失業與國社黨的××而來的德國勞動階級之苦悶。也是對於住處之狹隘而寒冷，大人之失業，食物之不足，沒有娛樂之生活，法西斯蒂之××等而鳴不平。在這種不平之外，男孩的作文中，對於希特萊之準備戰爭，也表示着不滿。下面係摘錄男孩之說話，但除簡單的精粹的外，不能全部引出，至爲遺憾。

「我以爲世上不公平的事是：

- 一，爸爸失業，津貼費太少。
- 二，房錢太貴，津貼的大部分只够付房錢。
- 三，勞動大眾沒有團結，勞動者受壓迫更厲害。
- 四，法西斯蒂幾乎每日殺勞動者。」

「自從希特萊政府以來，牛油和肉，都漲價了。希特萊答應說是救濟窮人，可是並沒有救助窮人，却幫助了有錢的人。」

「社會民主黨與××黨從前感情不好，於是國社黨就利用了這一點。」

「我們的爸爸大體都是失業的。有錢的人要吃就有吃，可是我們窮人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得到麵包。窮人們流浪在街頭，可是有錢的却有很多的房屋，甚至不要用的房子也有。資本家更想做什麼就做什么，別的人連屁也不能放一個。」

「我不歡喜的是：六個人一個家族偏只能住在又小又小的房子裏，而兩個人一家的，却又可以住着很大的漂亮的房子。部長局長們可以拿很多的薪俸，失業者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政府給與國社黨人的權利，總比給別人的多。各處學校，供給學生的膳食都取消了。以前為什麼又有過供膳呢？這筆錢現在那裏去了？」

「我的爸爸已經失業三年半了，真是糟糕得很，兩個床舖要睡四個人，也教人難受！有錢的人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是什麼道理？失業的人給小孩子買點牛奶都不可能，大人先生們却什麼事都可做得到，這真太不公平了。他們把國民都看作自己家裏的家僕一樣呢！」

「……許多公共住宅都空着，要是那些房子能租給人家，失業者恐怕很快活罷。希特勒好像又要實施一般的義務兵役制了，他是又想戰爭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播送無線電，可是我不想再聽了。要是早些日子好轉起來就好咧。」

「希特勒在未組政府以前，曾對我們許過很多願，可是這些現在都成了空頭支票。勞動者的集會和示威都被禁止了。」

「國社黨為什麼要驅逐猶太人和外國人呢？希特勒不也是外國人麼？為什麼停止了學校供膳呢？失業者簡直會要窮得像賊一樣。」

上面是德國勞動者子弟的文中的簡單的摘錄。在兒童的單純的笨拙的話語之中，德國勞苦大眾的悲慘的生活形態，是大體描寫出來了。飢寒，露宿，自殺與犯罪之激增，迫在目前的戰爭的威脅，這就是國社黨的國度裏的勞苦大眾的生活環境。對於難堪的生活條件之勞苦兒童之非難，不就是對於法西斯機構的一種深刻的告發文麼？

小彼得

(H. N. Mühlen 原著 Senherldigilo 世譯)

天戈重譯

四、新被子的話

星期六的黃昏給小彼得帶來了很大的快樂。在那磨壞了的，實在只是成於一塊挨一塊的補綴的被子下面，他已經受了很久的冷了。寒冷好像用了尖銳的針兒，穿進他的瘠瘦的皮膚，刺着他的肉體。他和母親幾個月來就講到新被子。每一星期都把一部份工錢放在一個舊硬紙盒裏，希望着當那盒子滿了的時候，給小彼得買一條新被子。

星期六早晨，小彼得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母親便意味深長地微笑道：「今天你將要受到驚駭了。」她的臉上更表現出愉快和幸福來。

小孩子對母親那些話盤算了一整天，渴盼着黃昏的到來。母親終於來了，在腋下夾着一個大包裹，興奮得他幾乎忘記了是在躺着，但是強烈的疼痛，使他又回想到他有病的小腿。

當母親打開了那包裹的內容，把一條新而很美

的被子放在了床上的時候，他快樂極了。那條被子可真是太好看了！在驚人的綠地上閃爍出鮮紅的玫瑰花和深藍的相思草來。是那樣地，好像人們夏天在天花圍裏看見的一樣。那布是多末堅固而細密呀！現在在憑寒冷多末兇猛，它的針刺也穿不過這條被子了。小孩親切地慢慢拍打着那條很美的被子，母親因了他的快樂也很幸福的，她完全忘記了她的疲乏了。

星期日母親在家裏留了一整天，小彼得又快樂又高興。整一星期裏，他爲這不孤寂地過去的一天而快樂。接着星期一早晨醒了却總是更加苦悶。他將重新去過那很長的寂寞的時間，被苦痛折磨着，不能動一動。自從那些東西們因憐憫而講故事給他聽以來，他的悶倦自然是少些了。但痛心的是它們必須到黃昏時才開始說。今天該着誰的班呢？

小彼得在精光的屋裏看了一遭兒，有些憂慮起

來。還能說些什麼的東西是更少了。那邊在小火爐上的鐵壺能夠嗎？不，它做出了那些個感傷而倦怠的神氣，使人對它不能發生多大的希望。他的目光射中了那條新被子；也許只有它願意說呀！那末美麗的被子，露着五光十色的花兒，應當會報告些美的故事。小彼得親愛地輕拍着那條被，對那要來的黃昏歡喜了。

但是夜已經暗暗地悄悄地鑽進了屋子，而一切却還都鴉默雀靜的。

小彼得得絕望地逐一看着那些東西們。他覺得那水瓶和玻璃杯好像會起話來，因為他看到了水瓶的肚皮正在微顫，但是它們那末小聲地說話，使他一個字也聽不懂。

煤塊們也都靜默着。

小孩子一聲不響地躺着，仍舊希望着那些東西之一或竟說起話來。

突然地他覺得最近的地方，像是有誰嘆起氣來。他在床上一望，看見那條新被子一起一落的；那當兒，它那末深切而悲苦地發出了嘆息，使小彼得

發生了同情心。

「你爲什麼那末苦惱？」他問，並柔和地伸出手去輕拍着那苦惱的被子。「你那末美麗，你的外表顯露着極美麗的花兒，你有許多色彩，可爲什麼你竟至那末苦惱呢？」

被子動搖起來，好像被強烈的惡心捉住了似的。它嘆息道：「嚇，嚇，不要提起我的色彩們吧，倒是它們那末苦惱了我呢。我有多感的心，不能忘記在多少苦難下我有了罪呀。咳，咳！」

小孩起了好奇心。那條被看到了什麼呢？什麼讓它那末煩惱呢？他問了它那個道理。

「咳，咳，」被子嘆息着說。「我是一個罪惡的出品，我使那些個人害了病，更許真害死了他們。那確實不是我的心意呀。」

它又深切而悲哀地嘆息了。

那個肥胖的水瓶於是也參加了談話。

「別那麼過於悲嘆吧，」它善意地說。「還是說給我們吧，什麼苦惱了你，你的心隨後或許要輕快了呢。你像是那末溫柔而和氣，我全不相信你做

過什麼壞事呀。」

「你像是很聰明的一位，可是你却很不明白。請你看一看裝飾着我的那些紅色藍色的花和那綠色的地吧。」

那個胖水瓶盡力向前蠕動了幾步，伸着長脖子，接着說：

「是呀，真的，好看極了，可是你不願意解說給我那許多顏色的花和你的憂愁間的關係嗎？」

被子頗為沉痛地嘆息起來，吹起的風穿過了全屋，而它答道：

「這些或藍或紅的花，這個綠色的地，都是些殺人犯呀，它們的天良是坦負了會釀成的人們的疾病和死亡。在一個大地方，有許多男女們做着工。人們在這里製造那些粉飾我的顏色。那瑣碎的過程我不想告訴你，甚至我也不能夠做那個。誰能夠正確地述說自己的誕生呢？沒人能夠，因為人那時還是懵懵懂懂的，初次張開了他的兩眼。我只知道，從我躺着的地方，毒氣飛昇着，濃厚的發着惡臭的煤氣呀。」

「亞尼林染料臭，」一塊煤說，它許多天一句話也不說了。

那條被子點了點頭，遇到了一位了解那個過程的，頗為高興。

「是的，那種顏料叫做亞尼林顏料，」它答。試想，在我們第一次醒來看到了什麼呀：蒼白的面貌，變紅了的淚眼，他們顯現出惡像，女孩子們，她們用手擠着那發痛的腦袋。有時那些勞動者中，有的臉色完全變成了死灰色，他的雙唇變成了藍色，他顫慄起來，猛倒在地板上，好像死了的。嚇，當我第一次看到那個的時候，我是多末怕呀！由於我的隣人，我明白了那可憐的人兒發生了什麼。它們說：那顏料發出的惡氣，毒着那些勞動者們，使他們害病，而且……」

「為什麼人家不往工廠裏放新鮮空氣呢？」火柴盒打斷了被子的話。「那好而新鮮的空氣，是一切生物的最寶貴的女友，它強健病人又破除疾病。人們也知道那個；為什麼他們不放進那撲滅使人害病的毒氣的新鮮空氣呢？」

「我也要問那個的，」被子答，而那里的一面牆却如下地答道：

「當工廠和製造所被建築的時候，建築的所有者只顧慮一點：工程怎樣可以花錢頂少。好呀，假如工廠裏設備的窗戶通風孔較少，好像是比較省錢，而因此竟不設備充足。那廠主總不長留在那悶人的地方，吸那有毒的氣體。那個與勞動者有害與否，於他是無足重輕的。」

「誰建築的那工廠呢？」火柴盒問。

「勞動者呀，」被子答。「你為什麼想明白那個？」

「這些勞動者們知道嗎，假如窗戶和通氣孔設備得不充足，他們的勞動同胞們會害起病來，甚至會死去？」

「顯然他們知道那個。」

「他們不拒絕那種工廠的建築嗎？那些人多末傻而奇怪呀！」一個煤塊憤怒地說。

「我不知道……」被子口吃了，但是那胖水瓶子鄭重地說：

「那制度是一切的造因呀。」

「我不明白這些字眼，我不是像你那樣有學識

的，」被子說。「我只知道，想到那些灰白的臉色和生病的眼睛，總是覺着心痛；我自以為是個女犯，因為我是有罪的，因了那樣多的人的受難。」

「你沒有罪呀，」火柴盒安慰地叫，而那玻璃杯第一次說話了，尖聲地說：

「那末我們實在都是罪人了。一切的人所必需的東西，在製造中，都釀成了別人的貧困和苦痛呀。」

現在它們全都同時交談起來。但是那最小的煤塊最高聲地叫了；它以唧唧的聲音喊道：

「我有了詭計了！我有了詭計了！人們應當強迫廠主們，在他們監禁自己的工人們的工廠裏，做些月的工。那時，你便會經驗出他們要在裏面建築窗戶了。」

大家都笑了，只有火柴盒莊嚴地引起了注意：「那個也將要馬上發生的，當人們變聰明了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能那樣呢？」那條被懷疑地問。它的心是善良而慈悲的，但是沒有很多的見識。別人的聰明的話，有些窘住了它。

「什麼時候？」一個煤塊悲觀地咕嚕道。「誰能知道那個？許多世紀以來，人們就忍耐在壓迫下

當奴隸。他們幾乎不能自保，而且——他們能幹什麼呢？那些大人先生們是有能又有權的。」

「我想對你講一件事，」火柴盒說。「從那裏面人們可以長些見識。當我還是大樹的時候，在我的一棵枝上住着一對鳥兒。牠倆都是可愛的勇敢的傢伙，殷勤而和藹。那個小雌鳥在夏天產生了些美麗而多色的小卵。她坐在它們上面孵着，很高興。小兒就要出世了。隨後小雛們便生了下來，微小而赤裸的，有着長大的嘴，總是餓的。兩個老鳥爲了帶來必要的滋養物，必須成天奔忙。但是在若干距離內，住着一位惡劣的鷲鳥，要做林中之王，並且把所有的小鳥認爲是牠的奴隸。有一天，牠飛來了，發現了我的枝上的鳥窩裏，小雛們獨自在家裏。牠使用牠的醜惡的利爪，在窩裏捉了一個帶走了。鳥窩裏發生了很大的悲傷，那小雌鳥又哭又嘆氣，幾乎沒有勇氣再打窩裏飛出去了，她也像這位煤塊似地說：『我們能幹什麼呢？那鷲鳥又有權又強壯，有可怕的長嘴和銳利的爪兒，但我們却只是小而無能呀。』」

「可是那雄鳥是個頭腦聰明的。牠從這枝飛到那枝，牠在所有的鳥窩中講述牠們發生的事變，說

別人也能發生同樣的事，在那鷲鳥的統治下。牠一家挨一家地飛了一整天，直到牠組成了軍隊時爲止。當那鷲鳥又飛近了那窩的時候，有如雲集的小鳥們都向牠身上衝了去。牠試想防禦，但是逐漸增多的小鳥們向牠飛去，牠們用牠們的尖銳的喙兒啄牠，啄壞了牠的兩眼。牠終於落在地上死了。」

「從那時起，我們的林子裏便沒有鳥王了。」

「別的鷲鳥們知道了那個事變，就都不敢再進那危險地帶了。千百的小鳥聯合了起來，竟實現了任一小鳥永遠不能的那個事件。」

「那真是個美好的故事呀，」水瓶子說。「可惜一切生物不全面了解你的言語，而能以你增長些見識。」

火柴盒雀躍了一下；當它高興的時候，它總是那末跳。

「我原來是棵大樹；誰能算清用我造了多少盒子呢？所有的都將對它遇到的孩子們講述那個事變。過些年以後，這些孩子們長大了，他們將比老人們更聰明。他們都將成爲有見識的，知道爲了取得他們的權力，要用什麼方式去幹呀。」

大家快活得都點頭稱是，甚至那條愁苦的孩子，也停止了呻吟。

十

聽了趙刁子探獄的報告，姜鳳來的娘的心，彷彿稍為安定了一點，但上了年紀的人，終究是攔不住什麼的，幾日的惶惑，憂鬱，悲傷已經使她完全陷入了不能恢復的病態。不只她瘦得只剩了皮包骨頭，眼睛深陷了進去，就是比較鎮靜的柱兒的娘，幾天來連累帶急，面容也露着更瘦更黃了。她幾乎有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丈夫的官司，婆婆的病，家計的日窘，這三項沒有辦法的煩惱問題，交織在她的心頭，使不大好流淚悲傷的她，也不能不背地里常常獨自落淚嗚咽了。實在，在這樣絕望的環境裏，假如換另一個好傷感的女人來肩負，恐怕不愁死也病倒了。她却還能時時鼓勵自己。她相信無論多長多暗的夜，總會有個明，雖說她一點也不知道消夜的辦法。現在她聽了趙刁子的報告，心裏雖仍舊疑惑趙刁子沒說實話，但多少也自己勸解着把心安息了點。她聽見趙刁子講丈夫說要洗冤除非呂老黑良心發現了這句話，心裏開始盤算着怎樣去央告呂老黑，使他出頭打救丈夫。想來想去，她覺得這不是幾句話可以辦到的，應該祛除私見，時時設法去打動呂老黑的心，日子久了或者會有成效。自從那天婆婆暈倒，她窺見呂老黑彷彿有點良心不安，所以她覺得這事不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樣，她的希望就光明起來。一有希望，心裏的憂鬱立刻就消散了大半，所以這夜她小心地到婆婆屋裏看過兩次，見沒有什麼動靜，回到自己屋裡，身上的酸癩，幾日的疲乏，使她一經睡倒，就香甜得不知人事了。

今天晚上，她婆婆最初睡得確實比較安靜，不過後來她作起夢來。在夢裏，她覺得自己親自到了獄裏去探望兒子，兒子見了她，一個勁地的哭；看見兒子哭，她也哭了起來。一哭她就醒了，用枯瘦的手擦了

擦眼睛，覺得還有淚漬。這天正是元宵節，月亮光明地照着窗戶；她下意識地向窗戶瞧了一眼，打算再睡去，可是那夢景却纏在她腦子裏糾纏不清。她想不出這夢景究竟是喜兆，還是惡徵。按照着一般的傳說，夢裏遇見哭，應該是喜兆，可是老婆婆又不能不有點懷疑。她想不出喜兆的所由來，但分明應該是喜兆，她又固執地不願向惡徵上去猜。她覺得應該跟人說一說，讓明白人給測一測。她睜開眼望了望，就看見窗戶上那片明月，連兒媳都沒在跟前。她轉側了一下，有氣無力地喃喃：

「誰說得定呢，也許有神仙來打救。神仙不是保護善人的嗎？」

這樣一想，她覺得平常在敬神的事上，因為兒子不大讚成，未免有點疏忽。她開始在心裏謾怨起兒子來，一面却彷彿禱告般地說：

「太慈大悲的菩薩，別怪他吧，他年輕不知道麼！正因為他不知道麼，你老人家才更該對他顯靈，那才能使他返回來皈依你！……」

於是她把幼年記得的幾句佛經，閉着眼一個勁地念了起來。

這工夫村裏的夜戲，還沒有散場；在夜靜了以後，鑼鼓的聲音，傳出得很遠。最初老婆婆一醒，就給紛亂的思緒纏擾着，沒有留意這傳來的聲音，現在她念了幾遍經，心裏一靜，這聲音在她的耳朵裏便漸次響了起來。老婆婆一時忘記了村裏從今天起唱謝神的戲，所以非常驚訝，她以為真有什麼神仙駕臨了她家，那聲音是神仙的侍從們奏出來的。她掙扎了一下，想起來跪下，但她的體力已經微弱得使她不能夠自己坐起來了。她側着耳朵，更仔細地聽了聽，才辨別出沒有什麼神仙，原來是夜戲還沒有散場。一想到這是謝神的戲，病後她那過敏的神經，立刻使她又感覺得恐懼和悲哀了。她的意思，並不是反對唱戲謝神，實在是以為神仙既有靈，而又喜歡人家崇敬供奉，那末自家對奉獻神仙并算不得殷勤虔敬，神仙怎會特意來救自家的苦難呢？就按這次唱戲說，自家因為沒有了地畝，並沒有出錢，神仙已經暗中記了下來，那末

有着這樣不敬的事情，無怪神仙要降禍了！這樣一想，她有點戰慄了；由於害怕，她就更執心兒子。最後她又抽噎地哭了起來。哭着哭着，突然一種異樣的想頭，襲入了她的腦筋，她像發現了什麼奇蹟般，驚喜地睜大兩只充血的眼睛，歇斯迭里亞地笑着：

「你們有錢敬神，俺們沒錢，俺們會磕頭！對，——我應該去多磕頭……」

隨說着她從炕上一躍便跳了下來。她整個給瘋狂心理支配着，急遽地打家裏跑了出去，一面用一種淒厲的聲音喊：

「菩薩爺，我多給你磕頭，多給你磕頭……」

這工夫戲已經散了，人們都早回家睡了覺，只有那一團皎潔的明月，在偏西的天上逗留着。警覺的狗，給她驚得羣起狂吠起來。在老婆婆的眼前，也許有着平日傳說加上她自己幻想着的神像那樣的東西，在前面領導着她，所以她似乎追逐什麼似地，走幾步磕一個頭地，一逕由冷寂了的戲棚穿過，跑向村口去。在村口漫地裏的一棵樹下，她機械地跪下，兩手合十，僵直地挺着腰，瞪着兩只在月光下惘惘閃光的哀求眼睛，嘴角涎流着帶血的泡沫，癡癡着面皮，使着最後的力量，反覆噴聲帶點淒酸地叫：

「菩薩爺，打救我兒吧！俺們沒錢，我給你磕頭，我……」

冷風掀起了她的衣襟，用冰冷的小嘴在她身上親吻，她却一點也不理會。她並沒有穿着鞋，襪子在路面上跑時，丟落了一只，光着的腳蹠，給僵冷的地稜，擦出了血漬。漸漸地她咽喉裏只剩了一口痰，咕咕地響着，嘴唇雖說還顫動，但吐不出字語了。當月亮彷彿有點看着不忍地悽然失色，戰慄着躲向前村的背後去隱泣的時候，她變得完全像塑在那里的石膏像似地，一動不動了，只有她那兩只眼睛，依然保留着懇摯的哀求，竭力地然而呆定地督着。破曉的冷風，吹散了她那幾日來沒有梳過的頭髮，把它們披散了下來。

第二天村裏就有了一種奇怪的傳說，人人異口同聲地，誇大地說着姜鳳來的娘，是上天向『玉皇大帝

「狀告坑害她兒子的人們去了。有人說她跪的地方，正是老年間村裏的玉皇廟的地基；也有人說，她未死以前曾經很氣忿地說：『天下的王法，沒有能洗我兒的冤的，我一定要上天去告狀，叫那些坑害我兒的人們，得暴病死了！』更有人說，他親看見老婆婆跪在那里，合十的掌中，還有求人寫的仇人的姓名，是收尸時柱兒的娘才取出來焚化了。甚至還有人說，她沒有死，只是去告狀，說不定今夜明早，就能還陽。聽了這些謠言的人們，有的便好奇地跑到姜鳳來家去探看守望，有的更附會上些神異的傳說，向別人談着；老太婆們却更當會子事地親身到那棵樹下去燒香膜拜，引得看戲的羣衆，有些也好奇地跑去那棵樹下觀光。因爲正在唱戲，這傳說傳佈得格外快，不到兩天的工夫，方近二三十里地以內的人們，就都知道了，且無論老人或年輕小夥子，聽見了多半都一點不懷疑地相信着，咋口地讚歎着，有的更有點心急地盼望這果報早些實現。

這傳說雖是謠言，但使得陷害姜鳳來的呂殿魁，他兒子呂振華和呂老黑的心裏，都不能不有點忐忑不安了。不過呂殿魁父子，終竟是讀過書的人，素來對於鬼神，不大相信；他們供神敬鬼，只是遵着祖先的老例，在一般人前，作出有身分有德行的榜樣，同時藉着神鬼的號召，於中取利罷了。他們雖不敢一定說無神無鬼，可是對於這種傳說，依然能夠裝出鎮靜的態度，擺着不大相信的神氣。呂老黑却跟他們完全不同，他心裏本來就有着良心自咎和家業破產這兩層悲哀，像兩只小虫般，在啃噬着他的心，使他幾乎得不到一刻的安息，一聽見這傳說，他的心境更陷入了極端的恐怖和哀愁，臉色眼眙着就變成了慘黃，嘴唇在繼續的抖顫中，失掉了血色，充血的眼睛，憂鬱地呆定地向前直視着，簡直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最初會抱怨過他的年輕老婆，幾乎給他這種情形嚇哭了。她憐憫地勸慰他，爲他流着淚，但他却像丟魂喪魄的孩子般，坐在那里，彷彿完全失掉了知覺，瞪着眼沉溺在悲痛裡，一直半天沒動。他彷彿變成了傻子，一個人怔忡地時時自言自語；沒有人能夠聽清他在說什麼。任他的年輕老婆百般捶打啼叫，他一直到夜都沒

恢復過來。在夜裏，他澈夜地反側着，噉泣着，使他的老婆一夜也沒敢合眼，恐懼地在燈影裏伺候着。在雞啼過了兩遍的工夫，他鼻子裏發出了鼾聲，彷彿安息地睡了去；但沒有一袋烟的工夫，他老婆突然聽見他斷續地喃喃：

「我認錯；是我害了他……」隨後他睜開了眼睛，望着老婆，如夢方醒似地問：

「你怎麼還沒睡？天不早了吧？」說完了話，他合上眼開始痛苦地呻吟了起來。

第二天，呂老黑病了的消息，此昨天姜鳳來的娘的死的傳說，飛得還快，不到中午，村裏就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了。人們對於這消息，接受時都彷彿感到了意外的驚喜和滿足。是的，這是他們的盼望實現了，這末神速地證明了傳說並不是謠言，和神仙終竟是有靈驗的。這還不值得他們驚異嗎？這喜歡的結果，便是對呂老黑的任意指罵和咒詛，無論大人孩子，都說着種種他們能想到的罪惡，加在呂老黑的頭上，就是最忠厚的老人，在經過呂老黑的門口時，也忍不住有動於中地，用卑視的眼光，向他家裏望一眼。他們一點情面不顧，連平常跟呂老黑不錯的人，也打不起去他家探病的心意，更沒有爲他辯護的勇氣。現在的呂老黑，人們簡直把他劃在人類之外去了。這雖說證明了他們好善嫉惡的天性，但也說明了他們愚蠢得可憐。然而，他們偏又那末固執，那末自卑，那末簡單，使人簡直看他們像頑石般不易感化，而感到失望。給這種失望，在心裏糾纏得有點憂戚的，便是寒暑假居的呂殿甲的兒女，呂振寰和呂淑芬。他們已經都是高中的學生了，對於這樣的迷信，他們當然認爲是鄉民無知的愚痴，既可憐又可笑。但他們試着用他們僅知道的一些科學見解，打算把人們從這種愚昧無知中解放出來時，他們却得到了失敗。實在，在一般鄉民的眼中，除了對他們有極端的羨慕外，就祇有呂淑芬的摩登衣服，能够叫一般年輕的女人或多或少地仿倣；至於他們的談吐，就讓真個人人能够聽懂，也很難有多少人相信，而多少把彷彿打先天就鑄定了的迷信愚昧觀念改移一些。他們不了解這是象形方塊字和統治者的種種愚民政策，給這龐大民族的特點，這無怪他

們要感嘆地說：

「這簡直是一堆頑石！」

十一

雖說把人們認作比頑石還難於教化，但這逐漸濃厚起來的迷信和謠言的雰圍，使呂振寰兄妹在感嘆之下，仍不能不抱着自己是先進的領導者的觀念，去進一步地試探。呂振寰很打算在這件事情裏，現一現自己讀洋書的學生本領；同時他妹妹呂淑芬的熱心，比他一點不小，鼓勵得他，更有了勇氣。當然，他們這種舉動，不是只想出一出風頭；他們實質地感覺到有着洋學生的他們的家鄉，依然有這種惡劣的風氣，是可恥的，而認為祛除這種迷信，是他們的義務。他們因為自幼就被嬌生慣養，等到剛一解事又被送進了隔離社會的學校去受教訓，所以他們還保留着人類原有的坦白和真誠。他們雖也知道世界上有好多人的心是機械的，卑劣的，但那只是由教員和長者或傳奇小說上得來的一些觀念，對於實在卑劣的事情，他們完全是生疏的，隔膜。在他們的心目中，凡是他不生疏而平常又看着很和氣的人，他們都以為是跟他們自己相仿的心地善良的；就是現在他們鼓起勇氣，站在先進者的地位上，去實行破除迷信，也只是基於一種善良的好奇心，其間並沒有對呂老黑和旁人，有一點不信任的懷疑。姜鳳來的犯罪，他們是由於只是崇敬着的父親的嘴裏聽到的。他們不相信裏面有什麼不公平，他們以為這迷信的謠言，只是偶然地，或者是由於跟姜鳳來有關的人們，無聊地捏造。然而，他們既不能用談話來打破人們那愚昧的信仰，那末他們便不得不進一步去探問呂老黑的病，設法由呂老黑致病的原因上，找出充分的證據，來推翻人們的傳說。

很出他們兄妹的意料，當他們到了呂老黑家的時候，呂振華却先一步在那裏跟呂老黑說話。他們知道，像呂振華那樣的人，一者不大離開煙榻出來走動，二來也決不會把這一位置族的爺爺，耐心地當作親人來慰問。然而呂振華不只來了，並且彷彿因為呂老黑病得沉重，而臉上掛下了很深刻的愁容。這使得呂振

實很驚異，使得呂淑芬在驚異之外，更好奇地想探聽出這裏邊的秘密。是的，她已經多少相信這裏邊有秘密。

看見他們兄妹進來，呂振華的臉上勉強地露出難看的笑紋。他彷彿給什麼焦心的事情逼迫着，有點驚慌得不知所措的神氣，雖說表面上他力持着鎮靜，但呂淑芬一看就明白他的鎮靜是裝出來的。病人的房裏，本來很氣息，一進門時他們兄弟都忍不住要作乾嘔，可是給這意外的一振，他們便不再理會那惡劣的空氣了。

「咳，咳，」躺在炕上的呂老黑閉着眼睛，臉上帶着淚痕，微聲地嘆息着：「我要不死，一定要贖我的罪啊！」

這說話使他們兄妹本能地彼此互望了一眼，表示着他們的驚疑。

因為是來探病，他們進來時脚步走得很輕，幾乎沒有一點聲息。小奶奶那時正坐在呂老黑身旁掩面啜泣，直至呂老黑說話，她才移開了掩着臉的手巾，看見呂振寰兄妹。她憂鬱地，帶點乞憐地望了他們一眼，表示寒暄地欠了欠身子，隨即把視線轉落到呂振華臉上，於是她那紅腫的眼睛，透出了抱怨和氣憤的光芒。

「振寰他們弟兄來看你。」她給呂老黑擦去了臉上的淚漬。

她的臉也變成了黃黯，已經失掉了年輕的容光。

「啊，」呂老黑有氣無力地說：「振寰，你們坐下；你們聽見街上人們怎麼說？」他又流下了清淚。

「人們沒說什麼。呂振寰用安慰的口氣回答。」

這時候呂淑芬却一直注意着她堂哥呂振華。他的面色很不好看，彷彿坐在那里為難。他這次來探病，本來是負着很重要的使命。從聽見說呂老黑病了的時候起，他跟父親呂殿魁心裏就都注滿了憂慮。他們嘴雖說竭力否認世界上會真有因果報應，但心裏依然不能不給因果報應的謠傳刺得忐忑不安，此外，他們更

就心呂老黑或者會一時受不住外來的打擊，把他們的秘密全盤托出。按呂老黑一生的作爲，他們雖說敢於斷定他是一個忠厚老實人，不敢反抗他們，但他們却不能不提防「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牆」，早點想法子。他們父子商量了一早晨，決定由呂振華去探呂老黑的病，表面上表示好感：如果看着呂老黑的病并不很重，就多給他一點安慰，答應充分地接濟他，給他請醫生治病，使他進一步地感激他們父子，而永遠作他們父子奸窟的守護者；但倘如呂老黑的病十分沉重，沒什麼希望了，那就爲了「斬草除根」，早些用話把他氣死，或是買通了小奶奶相機把他害死。然而，不幸呂振華進來看見呂老黑的病很重，用甜言蜜語誘了小奶奶一次，小奶奶不上鉤，正想要另施詭計，藉污辱小奶奶把呂老黑氣死的當口，呂振華他們弟兄却意外地走來。呂振華要說的話，給他們兄妹噎了回去，想說又不能不有點避諱，不說又就心呂老黑就在這病得發昏的工夫，把秘密宣洩給這兩位孩子般的聽去宣傳，所以他在那裡儘自着急。他越着急，臉上的表情，越生變化，使得呂淑芬越注意他，越覺得其中有秘密，而越不肯拉哥哥回去。同時，呂振華因爲懷疑小奶奶，又急切地想把她佔爲己有，所以更巴不得他們兄妹趕快出去。他以爲小奶奶所以不順從他，是由於呂老黑的存在。小家出身的年輕女人，由於他的經驗，他覺得十九是水性揚花，見錢眼開的，只要陷入了困難，失掉了依附，不難上手，及至等了一晌，快把煙癮等上來了，呂振華兄妹還沒有要去的表示，儘在那裏跟小奶奶說廢話，他真急得彷彿瀉肚的人想要找地方拉屎似的，再也閉不住了。年輕心粗，再加上着急，很容易使他變得疏忽；這樣他便轉了念頭，以爲這兩個不知個中秘密的孩子般的人，決不會因爲他這工夫問呂老黑商量騰房子生什麼疑心，於是便說：

「老黑爺，俺們打算趁春天翻蓋房子，你們早點給騰出來吧！」他說話時用眼偷瞟着呂淑芬兄妹，見他們反有釋然的樣子，心便放下了。

小奶奶聽完了呂振華的話，氣得把眉都豎了起來，但她看了看躺着的男人彷彿沒聽見似地睡着，意思

并不想答覆，便也不願生事，恐怕鬧得大驚小怪的倒使男人的病加重了。她勉強陪下了笑臉：

「噢，原來這房子是去給你們啦；我聽說是去給外姓啦，要知道是去給了咱們本家，我早就催他搬家！這末着吧；等他的病好一點，俺們一定給膳房；請你多包涵！」雖說竭力按住氣憤，但她說出來的話，依然表示着她年輕的烈性子。

「你別以為咱們是一姓，就可以賴！」呂振華滿露出了年輕的浮燥，他覺得小奶奶的說話更對了他的主意：「說真的，娘誰又是誰的什麼？」

「本來嗎，窮人跟富人論一家子，就是高攀！大輩又值幾錢？」小奶奶也忍不住提高了聲音：「俺們答應搬還不成嗎？」

「哈——你們是得搬！」呂振華雖說站起來跺了兩下脚，但對手方不是呂老黑而是他渴慕着的天鵝兒，他心裡却不能不覺得有點兒那個。

「振華哥，」呂淑芬插進來勸解地說：「老黑爺病得這個樣子，少說兩句吧！」

呂淑芬却不勸解，儘望着她的堂哥冷笑。

呂老黑並沒有睡熟，也不是發昏得失掉了知覺；他的病雖說不輕，但這一切他都聽見了。他所以不開口，正因為他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他在那里打主意，他多少猜出了呂振華的用意，想用旁觀者的地位，看看這事情的發展，是否跟自己猜的一樣。正因為他精細，他的經驗宏富，所以完全出了呂振華所料，他並沒有生氣，只是裝做沒聽見似地在那里睡着。是的，這幾天來的深思，雖說增加了他內在的痛苦，但也使他聰明了許多。他所以致病，與其說是由於迷信上的恐懼，不如說主要的還是由於良心的自責，激情過甚。在他，以為真個要有因果報應的話，就是自己死了，也並不算冤枉，況且那在他現在比姜鳳來還痛恨的主動犯呂殿魁父子也要一樣地受報應，而使他感到一種復仇的滿足。在這一剎那，由於他的老婆和呂振

華的爭吵，使他更明白人和人的關係，並不是什麼親族，而是彼此的利害。這樣，他更加悔恨自己過去盲目的錯誤，和痛恨那做弄他的主犯。他把宗族觀念，一下子拋到了九霄雲外。假如他不是患着重病，也許他更立刻去告白了這陷害姜鳳來的事實，而使呂振華父子，難逃法網。在他的老婆氣得發瘋似地又問呂振華說了幾句他認為的廢話後，他才勉強睜開眼睛，側動着表示出不耐煩地望了呂振華一眼：

「振華，」他有氣無力地說：「你跟她嚷什麼？俺們的房子賣給你了，俺們給你贖；旁的，你明白，我也明白，就不用說啦。」他彷彿氣力不濟地停了停：「你打我這就死？可我還死不了！我死嚙誰去受罪呢？」這幾句話使得呂振華着實吃驚。他尋思着自己的機詐心腸，彷彿叫呂老黑知道了；這萬一呂老黑病好了，不是要更糟嗎？於是他順風轉舵地立刻又陪下笑臉來，跟呂老黑說起好話來。他不只答應房子可以不用贖，並且還自請着為他去請醫生。這情形不只使呂老黑覺得好笑，就是旁觀的呂振寰兄妹也驚恐地以為這位堂兄有點精神不大健全。他們從呂老黑家出來後，兩人用滑稽的嘴臉模擬着呂振華的態度，相視大笑。

「你明白了嗎？不是神鬼作祟，倒是人在裡邊搗鬼哩！」呂淑芬一面走一面對哥哥說。

「誰知道他們是怎麼回子事？」

當他們兄妹回到家來，把情形學說給父親後，呂殿甲皺了皺眉，想了一下說：

「嗨，甭說，又是你們那丟人的叔叔主使幹的！我還以為姜鳳來真個販槍來，原來是這末回子事！平白無故地，嗚！」

但過了一晌，他又：

「沒咱家的事，他是你們的叔叔，少打聽，少說話吧！」

謹遵着父親的訓示，呂振寰兄妹便沒敢再問這件事情，等他們回到學校，學校裡的生活，更使他們連家鄉都忘得無影無踪了。

（本節完全書未完）

低能兒	菜貨；屎瓜	同	菜莽	同	菜貨；草包，吃僧	草包
胆怯	草鷄	同	害怕	同	同	同
威嚇	虎；Xiaxuo	虎哄	吓嚇	一	虎	Xiaxung
甚	大法了	Liexai	同	Kodala	太；Xeng	同
路費	盤纏	同	同	同	同；盤費	同
路上吃飯	打尖	同	同	同	同	同
借宿	Maosiu	借宿	Ziesiu	Ziesiu	Guosiu; ziesiu	投宿
突然	猛古丁地	冒失	抽冷子	Mengjiteng	猛事事的	猛一下
有定見	有主心骨	同	同	同	有主意	Ioudir
上午	頭半天	一	早起來	前半Shang	Cianshang	頭晌午
下午	後半天	Xoubashang	晚半天	後半Shang	Xoushang	後晌午
破曉	幫明子	Bangmingsh	濛忽亮兒	臨明	幫明兒；Ipumingr	臨明
轉瞬間	展眼的工夫	同	一忽兒	同	一展眼一下； 展眼裏工夫	同
差不多	不大離		同		差不離；同	
大概	Dagungmu		Dajaomu		大約莫；大規莫	
刹那	手等的工夫		一忽兒		同；個星星會兒	
不懂事	Baimabuzhdao		不懂事兒		同；不知道 ma	
微小	Dingdianr		不大點		同；不大點兒	
流氓	荒子；光棍		雜八地		跑荒子；光棍	
不同	兩樣		不一樣		不一樣	
生孩子	養；養活		養活孩子		養活孩子	
多半是	Xengsh		一多半是		Xungsh；大概是	
務農	種莊稼		種地		同；受苦；養種地	
不喜歡	不dai見		不痛快		同；不喜歡	
精明	Ziling		亮梢		同	
將畢	快完啦		同		同；就完	
沒能力	Buzhanki		沒能耐；沒本事		同；Wonangfei	
(答者)	(長江)	(王東明)	(王珏)	(紀書；平一)	(喬金亭)	

以上凡註“同”者，概為與所註蠡縣話同。

因佔頁太多，故決定分期徵求，以上五十四條，作為第一期，仍請各地讀者源源賜助為荷！

——編者

方言土話的研究

文詞	河北蠡縣話	河北東鹿話	河北天津話	河北寧晉話	河北獲鹿話	河北廣宗話
繇夫	光棍	同	同	同	光棍漢	光棍漢
我們	咱們(包括對方者); 俺們(不包括對方者)	同	同	咱(包括對方者) 俺(不包括對方者)	同	同
螞蟻	Biexu	Mijang	螞蟻	Mijang	Biefu	Mijang
呻吟	哼哼	同	唉喲	同	同	同
出言不遜	撒村	同	罵街	臭嘴	撒野	不乾不淨
反唇	吵包子, 打架	同; 鬧飢荒	打架	弋氣	吵包子; 嚷; 頂嘴	吵; 打架
高攀	巴結	同; 望上	同	同	同	同
齟齬	抬槓	同	同	拌嘴	同	同
阿諛諂媚	溜溝子, 舐眼子,	舐屁股, 溜溝子	溜棒奉承	同	溜溝子, 舐屁股	Xiancianz
反目	不和美	同; 不對眼	鬧吵子	不對眼	同; 別扭	說不着
究詰	刨根	同	刨根問底	同	同	究根; 到底; 到了
淫婦	養漢老婆	同	同; 靠人的娘們	同	同	養漢娘們
指責	挑眼	同	斥道; 挑刺兒	同	同	同
做作	相; 拿捏	同	裝着玩	同	裝相, 裝傻	同
推測	揣摸	同	同; 猜	Xozho	同; 揣奪	同
小事	針尖呀的事	同	小事一段	不拉寧寧點事	屁丁丁點事	屁事
太陽	老eir	日頭	太爺兒	爺地	日頭	Itou
抬頭	揚Kor	仰腦瓜	抬頭	揚頭	揚腦袋	揚腦瓜
無論如何	反正; Ben管怎麼	Benguanzoumozho	反正, 無論怎麼樣	Ugyzenmozho	不管怎麼; 無論長短	別管怎麼樣
欺騙	Zuan	同	同; 哄弄	Xung	Xulung; 同	Xurhung
作急	着急	同	同	同	同; 心急	同
恐懼	發毛	害怕	害怕	同	怕; Caogilan	害怕
發怒	鬧脾氣	惱咧	生氣	同	同	惱了
不高興	使性子; 不歡喜	不通快	不高興	同	使性子; 氣	不喜歡
發急	發火; 冒火; 火啦	同	火啦	同	發火; Xuolan	火了
固執(指孩子)	牛; 寧; 一根筋; 一個心眼	死心眼	寧; 死心眼	死牛筋	牛; 寧; 死牛筋, 寧骨頭	寧; 別
漠不關心	沒事的	同	不干涉	同	沒事人兒的	一點也不操心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及 方言土話的研究專欄

(*Zhūngguóxua Siefā Latinxua gi*

Fangjan-Tuxuadi Jangiu Zhuanlan)

關於新文字 魯迅

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着沒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會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難；當着沒有看見拉丁化新文字以前，就很難明確地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拚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乎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兒的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單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化費一二十年的工夫，終究不能學會的也多得很多。

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把古文的句子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假裝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動大眾身上的一個膿瘡，病菌都隱藏在這裏面，假使不肯先把牠除去，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母來，但是那些字都過麻煩，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並且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須有學者的氣概。

這回的新文字確簡易得多了，又是根據實際生活。容易學，有用，可以用牠對大眾說話，聽大家的說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動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在中國正在實現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明白的。現在的中國，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的，所以必須按着各地方的言語來拚，等到將來再設法統一。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把這個當作一個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是他抹煞了方塊漢字本來是多數中國人所不認識，有些知識

分子也有並不真正認識的事實。

然而他們都很知道新文字對於勞動大眾有利益，所以新文字不得被他們所反對和阻礙。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並不識字，但特權階級還嫌他們太聰明了，正在竭力地麻木他們的思想機關，例如：用飛機擲下炸彈去，用機關鎗通過子彈去，用刀子和斧子把他們的頭砍斷就算了事。 (I. L. iz Yngxu Sin Wenz Bao)

x x x x

講述

詞兒的寫法

1. 詞兒連寫

中國的方塊字，寫起來雖說是一個一個地各不相關，但講解起來，却是要根據由那些字所組織成的詞兒，而不是根據一個一個的字。自然，詞兒也有一個字單獨組成的，但好多詞兒，都是由兩個以上的字組織成的。在拉丁化新文字中，我們不說詞兒是字組織成的，我們說是音段組織成的（中國的方塊字，每字是一個音段），凡是表示一個整個概念的詞兒，不問它有多少音段，一律要接連着寫，不再像方塊字似的，一個音段一個音段的分開寫。比方：

Tian (天) Di (地) Rhen (人) Rh (日)
Wenzhang (文章) Guogia (國家) Feichang (非常)
Faly (法律) Sansh (三十) Nali (那裏)
Zbengia (資本家) Zhmindi (殖民地) Buguosh (不過是)
Diguozhuji (帝國主義) Ulunrhuxo (無論如何)
Menggudingdi (猛古丁地) Zchangiegi (資產階級)
Lengleng-cingcing (冷冷清清) Shexuizhuji (社會主義)
Zingciaociaodi (靜悄悄的) Iaciaowushengdi (鴉雀無聲的)

2. 詞尾要跟詞兒連寫

a. 名詞的詞尾：“兒”(-r)、“子”(-z)，以及表多數的詞尾“們”(-mn)都要跟名詞連寫在一起，比方：

Tungzi (銅子兒) Iangyanr (烟捲兒) Maor (貓兒)

Iz (椅子) Daoz (刀子) Fangz (房子)

Nimn (你們) Zamn (咱們) Xaizimn (孩子們)

b, 表示“所有”的“的”(—di), 以及形容詞和副詞的詞尾“的”, “地”和“底”(—di), 都要和前面的詞兒連寫。比方:

Nidi (你的) Rhengiadi (人家的) Juchiudi (憂愁的)

Kuaikuaidi (快快的) Diaorlangdangdi (吊爾浪當的)

Nidi zeizeidi pungjudi gogodi ishang (你的姊姊的朋友的哥哥的衣裳)

Ta xen cangcudi paoliao lai (他很倉卒地跑了來)

c, 表示“位置”的尾詞: “裏”(—li), “中”(—zhung), “上”(—shang), “下”(—xia), “內”(—nei), “邊”(—bian), “頭”(—tou), “前”(—cian), “後”(—xou)等, 也要跟前面的詞兒連寫。比方:

Uzli (屋子裏) Chufangli (廚房裏) Duzli (肚子裏)

Guochengzhung (過程中) Xyngzhung (胸中) Funei (腹內)

Zhuozshang (桌子上) Tianshang (天上) Dixia (地下)

Xaibian (海邊) Shoutou (手頭) Koutou (口頭)

Santiancian (三天前) Beixou (背後) Liangtianxou (兩天後)

但 Litou (裏頭), Libian (裏邊), Dangzhung (當中),

Shangmian (上面), Zhunggian (中間), Ixou (以後) 等

等, 都是兩個音段組成的, 可以作一個獨立的詞兒, 不必跟前面的名詞連寫, 比方:

Santian ixou (三天以後) Siangz litou (箱子裏頭)

Zhuoz dixia (桌子底下) Nimn zhunggian (你們中間)

d, 表示數量單位的“個”(—go), “本”(—ben), “張”(—zhang), “只”(—zh), “把”(—ba), “隊”(—dui), “羣”(—kyn), “匹”(—pi), “頭”(—tou), “間”(—gian), “份”(—fen), “套”(—tao), “對”(—dui), “棵”(—ko), “篇”(—pian), “面”(—mian), “趟”(—tang), “回”(—xui)等, 都要和前面的數詞或指示形容詞(這, 那)連寫起來。比方:

Igo gungrhen (一個工人) Nago dungsi (那個東西)

Iba dao (一把刀子) Zheben shu (這本書)

Ipi ma (一匹馬) Santiao niu (三條牛)

Liangzhang zh (兩張紙) Zhokyn rhenmn (這羣人們)

Upian wenzhang (五篇文章) Nasie fanz (那些房子)

Liuzh kianbi (六只鉛筆) Sko iangshu (四棵楊樹)

e. 動詞的詞尾：“了”(—liao)，“啦”(—la)，“着”(—zho)，“開”(—kai)，“來”(—lai)，“嘍”(—lou)，“去”(—ky)，“上”(—shang)，“下”(—xia)，“成”(—cheng)，“起來”(—kilai)，“出來”(—chulai)，“上去”(—shangky)，“下來”(—xialai)，“過來”(guolai)，“完啦”(—wanla)，“不了”(—buliao)，“一下”(—jixia)等，一律要跟動詞連寫。比如：

Lailiao (來了) Kyla (去啦) Zhanzho (站着)

Likai (離開) Nalai (拿來) Zouky (走去)

Tuishang (推上) Laxia (拉下) Likilai (立起來)

Slou (死嘍) Rhenchuky (扔出去) Wancheng (完成)

Nianchulai (念出來) Ganshangky (趕上去)

Tiaoxialai (跳下來) Paoguolai (跑過來)

Kanwanla (看完啦) Chbuliao (吃不了)

Dengjideng (等一等) Dengjixia (等一下)

3. 界音法

在由兩個或者好幾個音段組成的詞兒裏頭，如果這詞兒的第二，第三，或者第四……個音段（只要不是第一個音段）的開始是 a, e, i, o, u, y, 等母音的時候，在發音上有時會引起混亂。比方：“自由”(Z + iu)如果寫成 ziu，就跟“就”(ziu)沒有分別，“義務”(i + u)寫成 iu，就和“又”(iu)沒有分別。爲要免除這種混亂，拉丁化中有五種界音法：

(a)在兩個易起混同的音段中，要是後一個音段的開始是 a, e, o 的時候，就要用“'”來把兩個音段分開，比方：

Ping'an (平安) Cin'aidi (親愛的) Pi'ao (皮襖)

Gung'angy (公安局) ding'e (定額) Su'o (蘇俄)

但華北有好多人口頭上的話，關於這一例上的，都帶鼻音“n”如 Pingnan (平安) Cinnaidi (親愛的) Dingne (定額)，這是某一特區的話，不好爲例，但如果這樣拚寫，那“，”就可以不用了。

(b) ia, iao, ie, iou, iu, ian, iang 七個音段，只要在詞兒的中間或末尾，就要寫成 ja, jao, je, jou, ju, jan, jang. 比方：

在詞兒的開始	在第二或者第三……音段
lapian (鴉片)	Uja (烏鴉)
laokiu (要求)	Syjao (需要)
Ieban (夜班)	Banjeli (半夜裏)
Iutiao (油條)	Meiju (煤油)
Iangu (研究)	Zuanjan (鑽研)
Iangcian (洋錢)	Xaijang (海洋)
Ioucy (有趣)	Meijou (沒有)

在這裏我們應該知道“n”“g”跟“ng”在詞兒中的分別，是以“g”這個子音後的字母來斷定。假如“g”後是一個母音，我們便知道“n”“g”是兩個子音，但假如“g”後是一個半母音或子音時，則“ng”是一個子音。比方：

Iangu (研究) 這個詞兒裏邊的“ng”是“n”和“g”兩個子音，我們一見“g”後邊是母音“i”，我們便知道拚起來應該作 ian 和 giu；但 iangu (洋油) 這個詞兒，因爲中間的“ng”後是半母音“j”，則我們拚時要分爲 iang 和 ju 兩段。

(c) i, in, ing 三個音段，只要不是開頭第一個音段，而是在第二第三……個音段時，就要加上半母音 j，而寫爲 -ji, jin, jing. 比方：

在詞兒的開頭	不在詞兒的開頭
Is (意思)	Zhuji (注意)
Ikan (一看)	Kanjikan (看一看)
Inwei (因爲)	Yanjin (原因)
Inggai (應該)	Dajing (答應)

(d) 如果前面的音段的最後一個字母是子音，而後面一個音

段的第一個字母是母音 y 時，就須用 j 隔開。比方：

前面的字母是母音	前面的字母是子音
Kyy (區域)	Guanjy (關於)
Liy (鯉魚)	Gingjy (鯨魚)
Giaoyan (教員)	Zhuanjyan (專員)
Uye (五月)	Sjye (四月)
Buzouyn (不走運)	Liangjyn (聯運)
Iouyng (有用)	Ingjyng (英勇)
Gaoyo (膏藥)	Wanjyo (丸藥)

(e) u 這個字母，除了不是詞兒的第一個音段外，在詞兒的第二或第三……個音段，前面概加 w。比方：

做頭一個音段	做第二個音段
Ubi (務必)	rhenwu (任務)
Uki (武器)	Duiwu (隊伍)
Uli (物理)	Nungzuowu (農作物)
Uye (五月)	Iwu (義務)

(下期續完)

× × × ×
ZHAO LOXINGDI GUSH (Sycian)

Zai giaoshoudi shxou, na iangxyosheng Liu Shchang gyodei Zhao Loxing xo tadi rzm̄n zai dujinshang bi iban nianguo waiguowendi xyoshengm̄n dudi xuan zhenkyo. Kichu ta gyodei xen kiguai, dan xoulai ta mingbailiao zhe yangu. Nianguo waiguowendi xyoshengm̄n duiy latinxuadi zm changchang gen pangdi waiguoym̄di in nian xunlou; Zhao Loxing tamn kyo meijou zhezhang cuowu.

Budao igo libai, rsh-bago zm, Zhao Loxing xo tadi rzm̄n ziu du nianxuiliao. Ysh tamn kaish xyo pinjin. Suizho xyosi pinjin, Zhao Loxingdi di-rla rz giao Siaomadi bian kaishliao tadi wenti. Ta ginnian iou sansh-s-uliao. Nungrhendi cushuang singgo shdei ta siang igo niankingdi xaiz. Ta xen xuobo; dan

zhezhung xuobodi gydung, zai tadi djediedi lao ianzhung, kyo guzhdi rhenwei sh tiaopi. Shuoji mei dang ta daduanliao Liu Shchangdi xua, wen shenmodi shxou, Zhao Loxing ziu yng baijan deng ta. Nago is fangfu pa Siaoma zung namo loso, xui rhedei Liugia-shaoje bugaoxing kilai. Siaoma kyo meilixui die-diedi is, irhan manbuzaixudi wen:

“Wei shenmo ioulliao ‘iou’ xan iao igo ‘iu’?”

Na iangxyosheng budanz bu nao tadi suibian fawen, icie fei-chang gaoxing ta zhezhung xuobodi, giykiuzhdi zingshen. Ysh ta xuida:

“Iou zh sh zuowei ‘iou’ xo ‘meijou’ yngdi; ‘iu’ kyo yng-zai iou-udi ‘iou’ iwaidi kita icie inzie xo crzhung. Bifang: womn shuo, ‘Ni iou gimu di?’ xuosh shuo, ‘Ni meijou cian-ma?’ womn yng ‘iou’, r bu neng yng ‘iu’; dan womn iaoshuo ‘Ta sh nidi pungju-ma?’ xuosh shuo, ‘Shui neng wansh bu kiu rhen-ni?’ zhe ‘pungju’ igo crzhungdi ‘ju’ xo ‘kiu’ zdi ‘-iu’, kyo bisy yng ‘iu’ xo tadi wei giejin r gaixuandi ‘ju’, bu neng yng ‘iou’. Mingbai-ma?”

Siaoma fangfu xuan bumingbai sdi iangzho naodai wen:

“Namo womn chdi na xianjudi iu, inggai yng najigo-ni?”

“Xianjudi iu ie yng ‘ju’; zjudi iu ie yng ‘ju’.”

“Wei shenmo igo ‘iu’ iu iao fen zhego ‘iu’ xo zhego ‘ju’ li-angjang-ni?” Siaoma paogenrdi wen.

“Ni kan ni zhe mafanginr,” Zhao Loxing bunaifandi shuo, “rhengia Liu shaoje bush shuoliao-ma: na sh wei shenmo giejin cai gaidi.”

“Siaoma zungsh xao loso!” Sxi ie chazinlai shuo.

“Mei shenmo, mei shenmo.” Liu Shchang siazho shuo, “xyo dungsi ye aiwen cai ye rhungji xyoxui. Nimn du inggai xo ta sdi, changchang tichu isie wenti lai wen, zhejang cai nenggou mianky xuluut unzaodi bibing.” (w.w.)

Wen-da gi taolun. (問答及討論)

金亨：拉丁化的字母，在單獨讀時，不能跟世界語似的加上一個母音，原因是它有好多字母是單獨成立一個音段或詞兒的，那樣只是給初學的人添一層強記的麻煩。

賡晉王珏：G 的發音，除遇母音 i 和 y 時讀如“几”外，在其牠一切場合，都讀如“革”，原註“根一給”，是照土音註的，因為它的音在方塊字中很難得有相同的，確實的音應讀如“革 + A (英文)”但短促。

關於教育顧問一欄，不擬添加，原因是我們覺得自己還沒有作顧問的資格；但我們會聲明過有問題討論欄，這樣包括得廣泛，而且凡我們不能回答的都可以作為問題，提出來請大家討論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先生有問題，請即提出，我們一切都為讀者服務。

——編者

Shangki kanwu biao

Ie	Xang	Wu	Zheng
1	18	Gung'angy	
3	6	maji	naji
3	6	nuogindi	nàogindi
3	13	nuoz	naoz
4	1	mochububao	mo chububao
4	3	iaoch	iao ch
4	4	siangi	siang
4	5	fazziudei	faz ziudei
4	5	nengna-	nengnai
4	6	shzhbudao	ie zehubao
4	7	bnpafangdi	bupafandi
4	8	mnzhenglunzho	mn zhenglunzho
5	5	zgin eng	zgi neng